



倉聖訓

我与  
CHINA

## 序

今年七月裏，我在南平，時常到盟國空軍招待所去談天，事實上，除了交換消息以外，的確是閒暇地談天。當他們知道我不僅僅是一個軍事機構的公務員，却也時常寫寫文章，和文藝界中人頗多往來；於是：

「你可知道項美麗嗎？」他們之中的一位問。

「蜜姬，你說的就是蜜姬嗎？」

從這樣一個問答開始，我說了許多關於蜜姬與洵美的事情；因為有文藝興趣的他，在讀過「中國與我」之後，並不對蜜姬發生特殊好感，却對書中的洵美表示欽羨，而經過我的渲染，更認為「中國的詩人」的確有東方的美與雅，迥非西洋人士所能夢想得到的。

於是，他特地送了我這本「中國與我」的原文。

當然，蜜姬筆下的洵美終究是筆下的人物而已，或者是項美麗的心目中所能領會的洵美而已。然而我却承認項美麗的筆下頗多她所特有的語妙。

至於她的個性，即以這一本小書裏所敘述的，已是一個叛逆的女性，注意；這不必一定要戴上舊道德的顏色眼鏡，就是到過蘇聯，呼吸過太平洋彼岸的新鮮空氣者，也可有此觀念。）下面

的兩個例是與我有關的事：

當她住在江西路，其實是上海銀行大廈，她住在二樓的時候，我恰住在五樓，所以，時相過從。

一天，她對洵美說：「桑榆這個人富有魅力，他到我的房間裏來的時候，這間房間彷彿就是他的了。他想吃什麼東西，他自己便關照廚房預備。倘若在我躺在床上時候，而他闖進來，撲上來，我相信我決無拒絕的本能。」

這是一例。

她初蒞香港。那時候，我編國民日報副刊，寫了一篇介紹她的文字。

第二天，楊剛女士去看她，對她說：「桑榆寫文章罵你，他算是你的朋友，爲什麼不捧而反罵呢！」

當她問明白了桑榆就是我之後，她說：

「他並不是罵我，他決無惡意，他曉得我太多了！」

這是一例。

前者可以表現她對於性的觀念，後者是她的認識力。總之，她，雖然寫的是「紐約人」雜誌上的刁鑽，小巧，而悠閒的文字，却有粗線條的性格。

她在上海，香港，重慶，一共住上八年，身臨香港淪陷前後。有人懷疑：她何以能在淪陷後

的香港，而不進集中營；甚至於有人告訴我：她在香港戰事未爆發以前，曾與日人在燕子窠裏手敘。這懷疑與這報道似乎是相連貫的，但在這本書中，她有了解答。

因「賽珍珠」勃克夫人來華掘金成功以後，項美麗可以算作第二位了。

她寫這本書多少含着報答「中國」的謝忱，雖然所寫的只限於她個人的生活變遷。

賽珍珠的對象是西北的大地，項美麗所寫的都是都市風光，成名於「紐約人」，毋怪宋慶齡女士不願與之接見。

本來 這本書我預備請洵美譯，洵美的太太表示反對；而老友倉聖却「搶」着要譯，譯完後，洵美的太太又表示反對，於是有了「前言」有「序」。目的當然想了此公案，雖然我也相信洵美的太太不至於喫過年的洋醋的。

話說得太遠了，就此打住。

桑榆

## 譯者小言

悲歡離合的遭遇，沒有一定的公式。環境往往能轉變一個很有定見的人，也能更堅定一個不因環境而轉變的有定見的人，這也沒有一定的公式。只是在宇宙之間，充滿了新奇的事物；除非沒有情感的人，決不會麻木不仁地放他錯過。有情感，奔放的熱情，便會鼓動着無數縐紋的波瀾，流動到曲折的江河，造成人生的奧妙的奇蹟。

項美麗，我曾經和她在上海見面過無數次，爲了避免有「我的朋友……」的嫌疑，恕我不再寫捧她而被人認爲自捧的話了。然而我應該承認邵洵美是我的朋友，我不得不在此提及，所以我是更明瞭邵項兩人之間的真正的友誼的經過的。這一段文藝界的佳話，我常想來一次忠實的報道，也許可以矯正一班人的差誤的看法。可是，又恐怕他們的具有豐富的情感友誼，而我又沒有生花妙筆來寫成的，那便使我簡直缺乏了做這一樁事的勇氣。

八年抗戰結束了，在慶祝勝利的歡樂中，桑榆從內地帶來這本項美麗的「中國與我」，我最先把他一口氣讀完了。這本書，正是她近年生活的自白，也可說是她的自傳中的一節，裏面關於洵美的地方，又是一節中的一節。從這裏可以看出項美麗的個性，她的悲歡離合的遭遇，尤其她對於新奇事物的情感，造成了在這一個時期以內的她。

因為寫文章的人，往往會有誇大的惡習，尤其對於私生活的描寫，大多是喜歡把自己抬高身價，而把別人儘量抑低，用造謠式的哄騙作為最好的資料，項美麗當然不能例外。別的我不敢說，關於洵美的部分，我敢說大都是「瞎三話四」。我並不是替洵美來辯護。洵美決不是被項美麗開玩笑的對象；正像她自己說的，的確是使她文壇登龍的惟一幫手，因為她的成名作「宋家姊妹」，沒有洵美恐不能問世。而況她在十年前，如果停泊在上海準備換船到非洲去的時候，沒有遇到洵美，她決不是本書中的項美麗了。

那我又為什麼把他譯出來呢？因為，桑榆有出版社的組織，精神糧食非常缺乏的現在，他有計劃把這書來譯成中文，他要我來負担這個責任。好幾年沒有動筆的我，在慶祝的熱烈情緒中，我竟答應了下來。這幾年的戰爭，把我的眼光都老花了，回想繼續了七夜，在燈光底下，戴了老光眼鏡，只是用筆尖在稿紙上沙沙地響着，真有不勝今昔之感。

此外項美麗離開上海以後，在香港，重慶，又回香港，直到她被遣送回國的一切遭遇，不管她的供狀內真實的成分的百分率是多少，都與戰爭時期有連繫性的，倒也可以用別的看法，尋出她對於環境的觀察的角度；尤其關於她和一個英國軍官的羅曼斯，還能使讀者們感受相當的興趣。那我為什麼不把牠譯出來呢！

項美麗是不是一個有定見的人呢？這個啞謎很容易由讀者自己去解答，她自己對於這種迂腐的問題是毫不介意的，但是我想，她認為一切是新奇的，所以這許多都能引起她的情感，這許多

都是她人生的奧妙的奇蹟。

最後，我想讀者都應該明白，文學的作品竟非新聞報道，那又何必去顧慮他的真實性呢？

倉聖 三十四年八月三十日

# 中國與我

項美麗著 倉聖譯

把全世界所有的都市讓我來選擇的話，我揀中上海。他常在變化着，但也有決不變化的東西，所以，倘若我重新回去的話，我仍能永遠認識的。儘讓那班審美學家去讚嘆着北平比作他們的夢境吧。我可並不是厭棄北平。只覺得北平正和那 *Carmel Sante Fe, Fiesole* 許多古城一般，是死後的歸宿。而上海是現在的，爲今生的我而存在的。

從我的日記中，我翻到當我和我的姊妹初蒞上海的一頁。要是我沒有這日記，我一定忘却了當時的一切情景，但現在什麼都又浮湧在我的腦海中了。我姊妹倆購了到上海去的船票，從金山乘了秩父丸啓程的，當我們已在海洋中過了兩個星期以後，那位日本船主才承認這條船事實上是不駛往上海的。我不懂日本郵船會社爲了什麼要這樣欺騙我們。也許這是在日本多住幾天的詭計之一。因爲這樣一來，我們必須在日本多留一時，另候別船。這果然是我所猜度的一回事。我們竟在櫻花盛開的島上消磨了兩星期之久。雖然現在我提筆寫下去的時候幾乎不敢自信，可是當年我離開日本時大有依依不捨的情緒。直到上海也感到愀然不歡。

「我對於遠東實在毫不在意，」當年我對自己這樣說過。「一切都感覺厭倦，我只是爲了姑



息海倫（姊姊的名字）而中止我回到非洲去的途程。現在我剛剛尋到日本這樣一個相當可樂的地方，正可消閑讀書；但又廢然離開而來到一個庸俗叫囂的都市裏來住上許多不舒服的日子。我不認識也不理會這班中國人，然而誰都預知日本人是惟一的「精明的」東方人種。中國是浮華的、中國是大紅的、黃金的、龐大的，什麼我都不喜歡。呸！」

日本人叫我們上了一次當，而我們並不十分注意到這一點。秩父丸既然，不像我們那樣，根本不來上海，後來我們由他們送上一艘骯髒的小船，也算乘了郵船啓旋。因為我不久就要到非洲去，蒞滬後最初的幾星期我真是忙得不可開交，而當我最後決定不再離開上海了，我又爲了別種事情而忙碌起來。現在回想起來，不免略覺驚奇。我們生在世上究竟在想做些什麼呢？各系各派之間各自有他們的仇恨，我立刻就混在他們之間：一班自命風雅之流和另一班暴發戶都競爭着我的參加，在他們認爲我是一件新鮮的東西的時候，然而結果沒有什麼人勝利，也沒有真心地要我加入。在上海有所謂國際的集會，純英國集會，純美國集會，也正在開始有許多中國人在一起的集會。雖然我並沒有知道，我當時正踏進這上海歷史中的一個緊要關頭；從只有若干華人願意與外僑相過從，也只有若干外僑要跟華人交往的時期轉變到毫無界限的國際社交的今日。

當我還以爲上海不過是我要調換乘船的暫時停駐地，而我原先計劃的兩星期也不過是一個抽出的長期的週末假日。但是在某一天，我察覺我已接受了一個職業。因此我自己變做了上海的一個居民，至少暫時是如此的。字林西報是英國人主辦的本地的日報。他們需要一位婦女擔任撰述

故事，採訪談話等等，因為他們原有的一位小姐離職而結婚去了，我就說我是願意的。我不加攷慮，同時也很高興担任了。海倫在她回到美國之前，曾到北平去匆匆地觀光一下。她搭機返滬的途中被迫降落在稻田中，她經歷了許多冒險的事情。當她又回到上海的時候，我已經在江西路租了一所公寓而已住了一個季節，不久他上船返美；我招手送行而回到江西路。

x

x

x

x

x

江西路這所公寓除了我以外，想來世上沒有人會合意的。傢俱是屬於一種特別的派頭，要明瞭這一點，先得知道「江西路」在上海就是妓院地帶的同義字。當我告訴人家我住在這個地方，總會引起一陣狂笑，一班卑鄙的老頭兒還會粗魯地私語着，「這許多姑娘好不好？」

最大的房間並不十分大，因為比較大一些，另一間正是一個幽黑的洞，有一隻餐桌，一具深褐色的碗櫃。大房間漆着綠色；綠的四壁與綠的天花板。在三面的牆上都是裝飾着用鐵質燒成的塗着銀色的竹枝，我不能稱他是「金色」，除了有的銀色晦暗的地方已變了黃色，這許多鐵質的竹枝很不便於倚靠上去，所以我日常作為坐椅而夜裏作為眠床的那隻臥榻只得置放在不合用的地位，而推到那有竹枝裝飾美的角落裏，爲了保護頭髮和背部不被那竹葉的銳利的邊緣所刺痛，那位從前的房客在床上堆積了約有六十個枕墊，都是用各種顏色印染的綢緞所做成的。

我的姊姊海倫只有一次看見這個地方，而她也沒有多說話，她只是立着向四周望着。然後她說：「這還算是便宜的，你是不是說過的？」而當我很傲慢地承認了，他一言不發而立刻要乘船

到舊金山，直到動身總是在她自己的旅館裏，在海倫離開以後，我寫回去的家信顯出一種突然的變化。再也不把到跑馬總會在沙遜爵士（爵士是本地的百萬富翁）的包廂內看賽馬的事情絮叨了好幾張的信箋。我的全神貫注在服裝的精神也消失了。那時我好像多化些光陰做那較為簡樸的事情，雖然其實也並不。我去參觀中國的學校或是演講；我也考察新辦的小工廠作為我記載的資料；我又參觀俄國畫家的繪畫，在我的意見這許多畫大部並不好。我做這種事情的理由，都是為了我的中國朋友邵洵美。我已經把他寫過許多次數，關於他各方面的事情——因為洵美是廣博的，而在任何際遇中有他的特長——我在此不想來形容他。我差不多每天遲早總看見他，大多是在遲一些的時間內，時間對於他是不算一回事的。

洵美和他的家庭居住在楊樹浦，跨過蘇州河，沿黃浦江有幾英哩路，相近匯山碼頭。他選擇居家的區域是和習慣相反的，因為大多數上海富有的中國人都喜歡在公共租界近中心的新屋或摩登公寓內居住的。他說他自己搬移得這樣遠是可以多在家工作，以免不時外出，然結果則耗費更多的時間和汽油，駕駛着他的長而棕色的納許，趕到城中的書店裏去買書。我老是要妒忌他對於這城市的智識。那時我自己已很熟悉了，但是洵美對於每家店門前的一塊磚頭好像也有一段歷史。這理由的一部份因為他出生在上海，很安逸地長大起來，而性情又是放浪不羈的。真正的理由，我想因為他異常的好奇。他有像一個孩子或是一個老式的小說家的天真，任何能引起他注意的東西，能加以細察而編造各種的故事。

我從不曾知道他在說話時要講些什麼的。他的交遊頗爲廣闊，化費了許多光陰在飯店裏會見朋友們而一同進食。在中國你能儘管吃下去，一天任何的時間內都有各種適當的食物。洵美常說他甚至也愛嘗試苦力所吃的東西，普通一盆豆芽或是鹹魚或是青菜之類的東西，這是因爲他愛好知道關於吃的方面的一切。他先對他的朋友們用中文講着這盆菜或那盆菜的故事，他的朋友都像我一樣樂於細聽的，然後忽然想起我是不懂中文的，馬上就翻譯成英文。

我對於這種飯館裏的宴會常是覺得煩惱，直到後來我也開始懂了一些中國話的時候才比較舒服一些。漸漸地，因爲我遇見了各種的中國人，聽到了各人的歷史，我能够用新的眼光去觀察了。這雖非過份的，我對於洵美和他的家庭發現了一個新世界，我和他們一起都站在佈景的背後。從輝煌的臺燈的光芒中，張望着同一的老去的世界。那樣的生活很是新鮮而奇異的。

我每天幾乎沒有空閑。在那幽暗的公寓中我必須勉強的起床，在黑暗的餐室中，由一個面有菜色的西蔥侍候着進早餐，這西蔥就是與這所綠色與銀色的公寓一同頂進來的。然後急忙地到辦事處去。我的每大的工作常是不能在一個上午完畢的。有時要和一位退休的貴人（這裏稱呼一個成功的商人叫大班）作訪問談話，或是一個廣告團體將舉行游泳池的開幕典禮。有時也許要自己想出一篇小文，記載一家中國藥店陳列着安南水獺的獸檻而招徠生意。

在吃中飯的時間中有各種消磨光陰的方法。有時我不在外面吃，只是在家裏吞食了一些白飯上加些菜肴之類，就步行到街上參觀着店鋪的櫺窗，或是到裁縫那裏去。我真是一個尙未玩厭的

鄉下人，對於瓷器的八駿或是冲玉的小屏風都感到愛好。我曾買了許多裝在小木盒裏嵌在棉花裏的這種玩意兒。

在夜間，有時一個宴會，或是在洵美家中長談，或是看一場電影，或是在枕上看書。雖然我已開始聞到戰爭的氣氛，我非常的快樂。蘇州河對岸的日本兵都在等待着。我也漸漸知道了，但我仍是快樂的。

x

x

x

x

x

如果我告訴你當初我們在上海所過的那樣快樂生活是怎樣的便宜，你一定以為我在說謊，除非要你在戰事完畢後親自去證實。在過去飢饉的兩年中，有時也記得那許多當時的賬單簡直便宜得要嘆氣。那時我真不知道，原來物價的漲落都以白米為基礎的。白米在一九三五年是便宜得在我們洋人看來簡直不值錢的樣子。中國人的見解是不同的，這當然指一班不熟悉這情形的我們而言。低價的白米即是人工的低賤。像上海這樣一個大都市內低賤人工就等於出產的低廉：傢俱，傭工，衣着，以及蔬菜都很低廉。在胡裏胡塗之中，我當時正高坐在一羣嗷嗷待哺的苦力的頭頂上。我並不舉債度日，相反地，在我所需要的生活上很是安適，所以最後我竟敢決定放棄我的職業而計劃依靠賣文與美國出版界為生活。我在中國的大學裏擔任兩級或三級教授英國文學和文法的科程。

洵美喜歡我的公寓。他並不因其醜陋而厭惡，因為他以為西式房屋都是醜陋的，他也許認為

這裏面的鐵製的竹林反而摩登，竟加讚美。他喜歡的原因是因爲地處市區的中心，是他最好的息腳的地方，在那裏會見朋友或與朋友談話，或可借用那邊的電話。除了吃飯之外，他常常帶了朋友來隨便做什麼事情。

在這綠銀色的房間中對於我發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在洵美的幾百個朋友之中，有幾位與我很是莫逆，因爲他們都擅長英語而又愛好美國與英國的。全增嘏是在伊里諾讀書的。比英國人更多英國風度的溫源壽是劍橋出身的。葉秋原是我在杭州遇到的，後來他也住在上海，正像他另一朋友，郁先生，是一位有著名美麗的妻子的小說家。

這許多人集合成功一個刺激的新計劃，舉辦一冊英文的雜誌，目的在用文學謀取西方與東方的相互諒解，定名爲「天下」，這名稱正像別的中文一樣是一個古典，意思是在天空底下的一切。也含蓄着「世界」的意思。他們要洵美給他們撰文，他很愉快地應允了，有時他也並不失約的。他們要我寫，但是我的諾言有時不能遵守的，我很高興爲「天下」寫文章。我愈能寫得有做作的文學氣味，而他們愈加贊成，等到他們真的出版了，每期我差不多都寫一篇書評，後來我再外加一篇文章。這許多文章，大都是迂腐之作，然而在中國倒並沒有什麼關係。

第一年的有一次，我竟捲入了英國人之內而對付俄國的紛擾的問題。一個英國少年，他的職業大概是電報的譯員，從一處宴會裏送我回家。我無意中告訴他一件不平的事情，有一個澳洲的警察曾在上一天維持一羣暴民秩序的時候的舉動失當。我憤怒地說：「他用他的短棒敲打一個中

國老人的頭顱。」

這英國人用目光斜視着我。他用了不注意的口氣問我：「你自己整天在做些什麼事情？和你常在一塊兒的是什麼人？」

他繼續向我的左邊右邊看着，我就我對自己說：「哈哈！這是祕密情報工作。」我的猜想是對的。所以我就順便把這空閑而陰沈的晚上使有生氣，儘量他來盤問我。他從我的言語中引出了許多有趣的事實。在他稱我具有「反警察的錯綜」以外，我有許多俄國朋友。我會淚承認，每星期三我在半夜裏遇到三個有鬍鬚的俄國人，在靜安寺路的一個地窖裏，我們商議共產黨的計劃。當我答應此後一定做一個好女兒，這段談話方才完畢，他尚有餘怒而告別了。我當即心境覺得很愉快而睡了，對於適才的完全偶然的小事很快地忘記了。

數星期以後，我在一次雞尾酒宴席上遇到我們自己的情報長官。他捉緊我的兩肩拚命地搖着。「這是爲了什麼？」我問他，因爲我覺得受傷而猜疑着。

他說：「這是因爲我給他的情報使他受到英國人責備他的麻煩。他們正有許多重任要加在你的身上。他們也已經做了許多的工作。直到後來有些頭腦簡單的人在案卷的首頁批着，「不要相信項女士的全部故事。」下次你再要這樣對付我嗎？」

就那時起到現在我的境遇來說，當然我沒有再幹過，我現在很是抱歉，因爲我欺騙了他們。我講出這一個故事，因爲這也值得稱做一件好奇的事。

最後我從那個多色的「愛巢」搬家了。在年底搬進了一宅空的二層房屋。我忘記了我自己不喜歡撐家當的脾氣，奔走著去買各種東西；一隻衣櫥和柳安的床架，這種顏色美麗的材料是在中國的便宜東西中最輕便的。我向怡和紗廠去買了做麵粉袋的粗麻布，把他染成了棕紅色來做窗簾以及椅墊的面子。我又買了薄而顏色華麗的地毯，陶器，舊貨的書架，和一只榻榻米，我尋到了一個名叫青蓮的老頭兒做我的廚子，在元旦日他送給我一份節禮，一碗金魚，這裏一切都已全備——一個現成的寓所。

我住在這二層房屋不久以後，我自己感覺我的生活，因搬家以後，比較以前更會交際了。這一間寬大而長形的會客室是邀請賓客的一個試探，而且因為青蓮有燒菜的天才，使我初次足以自豪我的家。

×

×

×

×

×

我覺得我很不願與日本人開始肉搏。即使在這本書裏毫無痛癢地紙上談兵，我也很勉強的。我曾與中國發生關係的時期很是短促的，當你計算起來，也不過二年有零之久。此後我便被監禁在一個範圍較大的日本集中營內，而隨着時間的過去，這集中營也逐漸地縮小着。我時常緊密地湧現着快樂的關於中國的回憶，都是在蘆溝橋被佔領以前的事情。

我留在香港的許多照片中，有幾張對具有很大的意義。這都是安徽黃山的風景照片，大約有十二位中國男女，我也立在裏面。我們都穿了旅行服裝，洵美爲了舒適也脫去了他的棕色的長



袍，我們都帶了粗的手杖，我們的神情看上去都很陰沈而沮喪，這是一次著名而大事宣傳的遠足旅行，其中差不多都是上海的編者與記者，藝術攝影家郎靜山也是我們的同伴，他在山峯之間用了他攝影機和他的筆，爲我們留下不朽的紀念。

在這次旅行中，我對於這許多中國朋友的聰明真是佩服。我時常這麼想，這班弱不禁風的聖賢子弟，只是在書房裏踱踱方步，有時朋輩相聚，也不過是飲酒賦詩而已。我不能記憶這班中國人的生理學究竟怎樣的神奇。那班病態瘦弱的女子的食量又是那麼地少，但是現在我看見他們即使沒有受過遠東運動會徑賽隊的訓練，她們都能及格。我們在年久失修的明朝一個皇帝諭令建築的石級上匍匐或是跌滑前行着。在這十天旅行的初期，我們是旅居在相近溫泉的中國旅行社的招待所，但當我們登山出外以後，我們認爲有旅居在山頂寺院裏的必要，這山野滿眼松樹，及至相當高度，則身在岩山與雲層之中，俯視則白雲正捲入下面的山谷中。這稀薄陰涼的空氣使我陶醉而健旺，但我常常因其他的婦女們的勇敢而自覺慚愧，有一位纏足的年在六十開外的老太太，她總是走在我的前面。我自己認爲是一個相當會走路的人，可是我大有望塵莫及之嘆，這班瘦小的女人和細長的青年在這古舊的石梯上蹤跳自如，而我則憑一根手杖沈重的慢步在後，氣喘如牛。好容易經過了像上海郊外那樣平鋪的空地，又來到了叢林之間，雖然我曾經傾跌在泥漿中而折損了我手臂的關節，我仍覺此遊之可愛。

這次可算我隔了好久去到重慶以前的最大的內地旅行。我會到過北平一次，只此一次。洵美

和我去的時候是外國人都往北戴河去避暑的七月裏。這正和我早已知道的一切一般。這真是一處我能够去死的天堂。杭州是一個較小的天堂，蘇州也是這樣，揚州也是一樣。有人告訴我，日本人在揚州也有一個集中營，監禁了許多俘虜。我不能想像他。這是一個古老而潮濕的城市，由急流的長江從對岸的喧嚷的鎮江劃分開來的。那天我們過江到了揚州，一個颶風把我吹襲在揚州居留了三天，因為沒有過江的渡船。在街上，人民很不客氣地叫我是一個日本人，因為他們想日本人望上去很像外國人。現在他們一定知道其不同之處了。

x

x

x

x

x

按照一九三二年戰爭期內曾在上海的居民的经验，一切的進行都按着規程的，我們應該服從宵禁，本地義勇隊應站在他們的崗位，穿制服的人都應該穿起來，當時鋼帽頗感缺少等等。雖然我們並不與戰爭發生關係，嚴格說來，究非剖分毫髮的時期。中國軍隊在四郊表現着出乎我們意料之勇敢堅強的防衛戰，一星期又一星期地過去，對於我們生活狀態毫無變化。只是清晨我們被炸彈聲所驚醒，在鄰近的地方有戰事正在發生的佐證，當閩北某處起火焚燒時天空中的黑煙或火光，以及炮彈及炸彈的巨炸聲。

洵美怎樣呢？戰事開始以後，我連上尋了他幾天。他沒有方法來告訴我他的新的地址，因為我們曾經口角過。洵美的家庭，雖經我再三苦勸，堅決不肯搬家，直到正式開火才不得不搬。他的棕色的汽車因外胎爆裂而不能使用。洵美匆促中借用了他父親的一輛老式福特，然而只剩兩加

命的汽油。伴了他的妻子，茶，儘量地帶了她可以攜帶的家用東西，駛離了那危險地帶而進入租界，暫時居住於在法租界的他的父親的家裏。

我那時還不要緊，因為住在一個朋友讓給我的一所愚園路的房子裏。我們都相近租界邊上的兆豐花園，日本人那時也沒有在那邊有所舉動呢。

在英國領事館裏，我知道他們組織着卡車隊專爲楊樹浦一帶僑民搬運傢俱。這就是那位英國人，他最後允許一班申請捕房以後護送了去看僑民的居家。我曾經申請兩次要去看洵美的家，說明這也是我的居住之所。事實上無論如何這也不算假造的。我看到房屋以後，我就報告茶和洵美，他們的笨重的傢俱仍在屋中。

我們設法要搶救之前，我必須先要經過幾步手續。洵美是一個多年的出版家。他曾經用去一筆很大的遺產來經營一所印刷廠，廠內有一架影寫版的機器。洵美的印刷廠，如果日本人知道這是一個中國人和一個敵人是老闆的話，那就要被沒收的。所以我們簽訂一張合同，作爲我已購進這廠已在戰前的一年了。警務處的代理處長馬爾康史密斯幫了我許多忙。他派了一個警察陪同我幾次去運出洵美的傢用東西，然而都也有損壞的了。這是我第一次體驗到戰爭的結果，我很憎惡這種殘暴與卑鄙的唾餘——撕破的合家團聚照相，打碎的小孩玩具，因偷竊不得東西而斬斷的寫字檯抽屜等等。我所看見的房子都是這樣的。日本人統制這搶救步驟的手續是這樣的：白渡橋上有一個衛兵查看我的通行證，同時叫一個海軍陸戰隊從旁看守着我。我不准領了中國苦力進去幫

我運東西，只有俄國工人是白種人是准許與我通過的。我僱了一輛卡車和十個工人，整天我裝滿了東西運出來，經過了橋，回去再裝。棘手的部分就是這座橋，因為橋上的衛兵常是脾氣很大的。事情過去得總算平穩，可是最緊急的一天來了，就是我裝滿了洵美的書的一天。

洵美有一個極寶貴的圖書收藏。大部是明版，有的更古。這天我正裝上卡車，當然想不到普通衛兵會注意到這許多古書上去的。運氣真壞，這一個衛兵倒並不普通。他是一個受過教育的人，當他看見了這書，他就喜歡他。他立刻喝停我們，他要沒收這所裝的東西，除非他能決定這裏而沒有共產黨的印刷品。足有三小時之久，我等待在橋的北首靜候這事的解決。一個戴着海軍帽子討厭相的小胖子——至少看上去像這樣的——搖着我的手臂再三的說，「你回去。不能過橋。回到楊樹浦去。」我打電話給日本人認為不重要的馬爾康，他派了一位翻譯來，他們大家立刻討論這件事，結果他們聲明我是一個研究中文的學者，就放我走了。這是很冷的一天，但我汗流不止。當我回到邵家的時候我覺得我是一位女英雄。

戰爭逐漸移近城市，一步近一步將到愚園路了。有一天我認為這是太近了。有一架飛機低飛得幾乎碰到房屋的煙囪，此後就在兆豐花園的近邊落下幾個炸彈，震倒了幾家鄰近的房屋。匆匆地我出去在一英哩以外法租界霞飛路尋到一所房子。這是一宅古舊的房屋，從前是一家婦女們所住的，後來洵美一家也搬家到一家較大的房屋內，他們住得很寬暢。在他們搬了三次家以後，他們在我的房屋的背後，找到和我住的相同的一宅空屋，他們就住定了。我想，他們直到現在仍住

在那屋子裏。

x

x

x

x

x

某一天我站在上海島行的門口望着樹窗。密爾斯先生在一隻種着小樹的大籠子裏向外對我望着。他蹲伏着的地方從樹枝裏恐怕看得不清楚，所以爬出來到籠底的地板上，把他的頭的一面擱在地板上再向我望着。他的面孔是黑的，他的毛是天然色的。他翻了一個筋斗。

我奔進店鋪。「那樹窗裏的是什麼東西？」我問着。

這店主是菲列濱人，笑容可親地說：「一隻星加坡來的猴子。我給你看。」

密爾斯先生在房間內東奔西走，有時停了在奇突的角度裏向我望着。當我去捉住他，他輕輕地咬我。

「握住他的手，不要抱他的身體，」菲列濱人勸告我。

密爾斯先生又咬了我兩次，我就把他買下來，付了一百七十元的上海紙幣，只是猴子的平常市價的三分之一。這戰爭已在逼迫菲列濱人把他的店關閉了。我同時也買了那籠子，回家時有不可遏止的快樂。

我在那時一定有一種像老處女一般可憐的情景。我寫回國的家信，現在都在我的手邊，都是講起密爾斯先生以及他的聰明。我想那時當着許多親戚正在爲我驕傲的母親看了這樣一封信，她一定責備我的，但我是無法改過的。

「這是老年了。」我對洵美用着憂慮的方法說。「我已經自己造成了這種生活，我大概不會懊悔的。我一定要很堅決。我將在這裏過着老年享福的生活，住在這宅小屋裏，而我希望人家將要在每星期日的下午來拜訪我。」

「啊！你真的發病了嗎？」洵美說。「這都不對的。你是我家屬中的一員，你將來決不獨身的。我告訴你我們預備怎樣做：你應當嫁給我，那一切都不成問題了。」

「嫁給你？」在兩年以來洵美所說的話從來沒有使我奇怪過，我所以也並不奇怪。但是我很疑惑。「現在你怎樣辦呢？」我問着。「你已經結過婚了。茶當然一些也不會贊成的。」

「他一定贊成的。我們早已談起過了。你不要譏笑，我們很嚴重地談過，這是因為那印刷廠。你現在聲明這廠是你的，但是日本人或者不相信我們的話的。所以茶自己這樣提議的，因為前天晚上你曾經說過你永遠不嫁人了。當然如果你要出嫁的話，我們就沒有辦法了。茶和我，按照外國的法律，從沒有結過婚。像我們那樣的老式家庭常是這樣的粗心的。現在假定你宣佈你是我的妻子；印刷廠的事情就解決了，而你為我們做的一切工作，和幫助我們的地方，都成為永久的了。為報答你的幫助，你有一個家庭。你早已和我們在一起了，當然這樣一來，在我們朋友們的眼光中一切都成為真實的了，你想那一種辦法好呢。等到你死了以後，你可以葬在我們餘姚的祖墳上。」

洵美的念頭是這麼多而且這麼奇怪，所以先起我並不覺得嚴重。後來，我決定這並不算奇怪

。結果，我在他的律師的事務所中曾經簽過一張字據，聲明我自願「按照中國法律」做他的妻子。茶，按照中國許多風俗之一種，曾經送給我一對羊脂白玉的手鐲。這事一半是開玩笑的，我們都不視為嚴重。那張字據是留作日本人不信我是那印刷廠的主人時的證據之用，已經放開了，我也忘記了幾年了。但是有一點，洵美的話是對的；那餘姚的墳墓的思想，爲了幾種無意識的理由，使我覺得安慰。我便停止憂慮我的老年了。

x

x

x

x

當那班被德國驅逐出來的人民的人數是可以估計的話，有許多都到中國來的。此外有幾處地方他們也可以去，後來那幾處地方也開始驅逐他們了。兩三年之中，上海已經成爲這班流浪者的最後退避所，所以我們的社會中顯現了很濃厚的德國氣味。平常的德國人當然早已和我們在一起的。他們自己舉辦着給他們的孩子的學校，然而他們逐漸人家對他們缺少好感，外交方面也逐漸地陷於孤立，他們只和那班丹麥人，挪威人等等往來了。因此這許多德國來的難民反變成我們更親熱的朋友了。

最後這樣像潮水一般湧進了這一羣的德國人，上海工部局的行政當局也驚慌起來了。這許多人民衝到上海是因爲希特拉在波蘭兵潰退之前所發的總驅逐命令的緣故，我們立刻可以看出這一羣來避難的人確和以前來滬的人大有不同。他們都更貧苦，大多破產，而所受的是不同的教育。

一個緊急的營房在虹口蓋搭起來，在營房的四周新開了許多小的麵包店和酒吧間。各種商店

都湊集了錢送給營房，各種計劃都想出來安插這班人到店鋪去作工，同時向調整機關去設法爲他們找尋職業——現在的情形則任何大城市的全部漂亮的地方都已收容了無數的難民了。我們現在已經學會了這個標本。但是那時候，這對於我們還是新鮮的，我對於那班整天沿門攬攬出賣各種東西的販子，也許可以交往的。我和每一個人談話，結果我發現我百分之九十的時間給他們耗費了。

我開始常時會見一位俄籍捷克的婦女，她的名字叫麗奇娜彼得遜，我叫她彼得。不必問我爲什麼一個俄籍捷克人會用一個瑞典的名字。彼得有一次曾經解釋給我聽的，但我已忘記了，她是一個性情古怪的人，喜歡這班難民，以及印度的舞蹈——各種人家所不感興趣的事情。洵美對於她另有一種崇拜；她也對於洵美的愛好奇形怪狀而感到興趣。他能够坐了對她望着幾個鐘點，他對自己微笑着，每隔一會兒提出一個問題，保證可以使她很高興地和盤托出正在想追求她的一件嗜好物的念頭。等到彼得要誠心誠意地談到關於難民的問題的時候，我實在不耐煩起來了。

「我是一個暴躁自私的老小姐，」我爭論着。「請你讓我孤單吧，我不能再幫任何人的忙，不能再幫忙。那人數實在太多了。」

但是彼得只是笑着，同時拍着我的面頰因爲我的不耐耐，她帶來了一個難民。他也許是一個十分聰明的少年，但他使我大大發怒，因爲我不能做得公平與不偏。這是很明顯的，他並非堅執請人介紹來看我而遭人批評，雖然他的確攜帶了兩篇手寫的稿本，他要我誠懇地捧他的場。



這是一件小小的衝突。我當然以後再也沒有看見過這位藍文先生：我是很小心的拒絕他，即所以對於彼得在這個問題上表示我的堅決心。事實上我在現在還記得他，因為他給我的印象是不量力，我現在回想起來，我那次的大怒對於我的生命有一種效果的。我很信任的。

那天的下午，我很嚴正地告訴自己，我已耗費了兩個鐘點以上不但受到煩惱，而且受到劇烈的煩惱。在那個時期裏常有發生更多更多的煩惱。不是我喪失了生命的興趣，定是覺得這個世界所給我的事情太多了。在最高興的時期中，我看見的人們覺得太多，而在最倒楣的時期中，他們大都是我寧願不要看見的人們。我把在那個星期內耗費我時間的人名，在我心中一個一個想下去：一位是唐却愛桑。他是一張小型的廣告報的編輯。我不喜歡唐，也不稱贊他，但是開始到我家裏來，帶了他的俄國心肝寶貝而我也沒有精神拒絕他。當然他實際上是一個知己。這都差誤了。其次是福建來的陳先生，他常常帶領我去會見他相熟的妓女，希望我一定要把她們狼藉的聲名寫成文章。使她們成富有而著名，我不大喜歡他這樣一個同伴，但他却喜歡我做他的同伴，我猜想——大概因為他有的太多了。我總是很懶惰說一聲不。我所認識的婦女們，常有到我家裏談話，把寶貴的下午都談掉。平心說來，倒並非只有彼得。還有幾打的女人。這麼許多，現在我都記不起她們的名字來了，有一個漂亮的看護婦，她是心理上不健全的。然而她知道她能夠寫一本很好的書，只要她有充分的時間。一星期以後又是一星期，這婦女來了使我受到許多犧牲。

我究竟變成了什麼呢？為什麼我是這樣一個忍耐的女人？我的愚笨而不誠懇的和善竟換到了

這許多廢物。這一定要定一時間來停止了。友愛和親熱原是一種美德且有好的報應，但我感覺到幾星期內只是不耐煩和沒有休息。我不喜歡每一個人，我不喜歡任何一個人，除了或者洵美以外。這是一個改變的時期。要是在戰前的日子裏，買一張票子出一次門就可以解決，但現在被日本兵包圍了，我又不能逃出去的。不對，我一定要做一些事情。

藍文先生的印象深印在我的腦中無法磨滅。他的愚蠢的自作熟誠的面孔，他的孩子氣的攀談，拚合起來是爲了要求我大發慈悲。我好像覺得上海的完全的鐘內滴塔之聲愈走愈快，我的心則愈跳愈慢了。

也許每個獨身與獨立的女人都有這樣的心境。我不知道。經過一星期的徬徨，我得到一個決定。我應當翻開新的一頁，青蓮應該學會說一句「不在家。」不必再多事掙扎，儘讓各種事情發生到我身上來，何必要遵循各樣事端的道路來建立我的生命。對於不贊成的事情也不應有些微的專橫。舉一個例，那班海軍陸戰隊差不多每天到我家裏玩弄我的無線電收音機，或是戲謔那只獐子，或是狂喝我的威士忌酒。青蓮每次要去招待他們。常是爲了追求一個中國女子而說要自殺，並且常常嚷着飢餓的那個愁容的波蘭人，我曾經懇求沙遜爵士給他一個職業，那他可以不在我進茶館的時候到我家裏來了。另一外個波蘭人是出名的犯着竊盜狂的案件的。一位瘦小的烟草商，他的妻子居住在天津約有一年專門追逐那班法國人。這許多壞蛋——離開了我的房屋，離開了我的頭腦，離開了我的生命。我只要保留我真正所需要的人。我應當培植一種隱居的意識，我的

臥室的門上應該配上一把門鎖。

x

x

x

x

x

一封美國寄來的信把我家裏的不安完全解決了。因為約翰根基的亞洲內幕一書內提起而發動要寫一本關於宋氏姊妹的書，這是因為兩個原因：第一，因為約翰從中國回到美到以後說起我是做這件工作的適當人才，第二，因為約翰的書中有一節使宋氏大為震怒，他們有一個重要的決定，直接使我受到影響。我願意把他來解釋。

出版公司的提議使我又驚又喜。出版公司的發言人警告我的代理人，許多人都試過這個寫作計劃全都失敗了，所以他認為成功的希望是很少的。差不多每一家出版公司要談到遠東問題都想出一本關於蔣夫人的事略，可是蔣夫人的回答，很合邏輯的意見，必須她將來有了時間，自己來撰述。

洵美的意見竟大不相同。「不要集中在宋美齡一個人身上。」他指導我，他說的是蔣夫人芳名，依照中國習慣都平常這樣稱呼的。「露齡是必須去商量的人。」

「露齡？」

「孔夫人，」他解釋下去。「我很熟悉她的一切，有很多人認識她。我的姨母是她的老朋友。她們的友誼還是從幼年保持到現在。我可以去問姨母怎樣進行。你一定要工作下去，那你可以著名；我們此後可以快樂度日。這幾天你真是太懶惰了。」

這最後的一句警語真是太冤枉我了。反而我譏笑而催促着懶惰的洵美，直到他真的去拜望她的姨母。她已經離開了上海——「到香港去了，」當他回家時這樣解釋給我聽。「她也許就在這時候與宋霽給在一起。我們必須等候她回來。」

這是中國，所以我忍耐地等候着。後來姨母回來了，洵美就帶我去拜望她，我們談得很長久。她是一個美麗和氣的太太——「我的敬愛的姨母，」洵美在介紹她的時候這樣稱呼着。她說不定孔夫人是否贊成這本書，但是她說一個人不妨都試一試。就是我在寫信給三姊妹之前，我也化費了幾個星期向洵美的熟朋友那裏去盤問着一個背景。

我寫給她們各人一封信。孫夫人沒有回音給我。在重慶的蔣夫人的回信是遲到的，她說她雖然很贊成我信中的語氣，但她是實在太忙，所以不能顧到這種事情。但是孔夫人被我信中的一句話吸引住了：我曾經說我要寫一本老老實實的書。她提議我到香港去看她。

「好！爲什麼不去？」我很高興對洵美說。「我有許多年沒有到香港了。我們一同去觀光一下。」

這倒是一種經驗，在一處地方居住了二年之久以後，再到海洋裏去，我還能記得我們離開了在後面的黃浦泥漿水，看到綠色的海水是何等的美麗啊。我覺得精神爲之一振，已經好久沒有這樣振作的精神，我是實實在在正在往別處去的路程中。

香港是陽光普照，與我記憶中的在初春的多霧而潮濕的城市絕不相同。我們在香港飯店借了

房間，很驚奇這裏的本地人口的稠密，使我不大表示好感，直到我在幾年以後自己是一個居民為止。雖然有許多中國人都喜歡在我們旅館隔壁的更漂亮而較爲新式的高羅士打的房間，也並非中國人不常出來在好玩的旅館中開房間。這就是洵美的出現於大庭廣衆之下。香港的中國人都是很敏捷的西洋化的人民。老派的廣東人都不住旅館的。他們都住在他們自己的家裏。在山旁的無數兔窟裏。洵美穿了他的棕色的長袍，飄飄然經過那公共場所的穿堂，和我很親熱的談話着，常有許多人停着酒杯在空中望着我們。

洵美在香港有許多朋友，也有許多老同學，他們都是在發生事變以後一個一個從上海溜出來的，我們差不多一天內每分鐘都有人請客，先坐在這飯館再到另一處。

那邊也有我們要去拜望的英國朋友，最主要的却爾斯鮑克守，是一位大佐，他曾經在上海時來望過密爾斯先生和我的，他曾經在日本是一位語言學的學生，而且他的成績非常高明。

某一天洵美對我說：「我們有兩個約會。一個是去會見孔夫人在星期四下午三點鐘——」  
「真的嗎！」我叫起來了。

「是的，這是真的。另一個是鮑克守大佐明天在中國咖啡館請吃中飯。他還請了他隊伍裏的其他軍官和他新婚的妻子。」

鮑克守大佐請了許多客人。他未來之前已經喝過兩杯 Gimlet，所以看上去很是快樂的樣子。  
(Gimlet) 是燒酒和瓶裝檸檬露做成的，這是香港常飲的酒，正像星加坡的 (Gin) Sling。

在許多大班，軍服，中國長袍的迷亂之中，我被介紹認識鮑克守夫人。「我的丈夫給我讀了你所有的文章，」她立刻就說。這是我所能記得的所有的說話中的一句，當午膳已經完畢的時候，她很堅決地對却爾斯說：「我要把車子開回家了。」

這好像當我漸漸在醉態之中，我還有一個清楚的印象。却爾斯在這個完全宴會裏從這一桌到那一桌儘是和我們乾杯。「乾杯」在中國的意思是「杯底朝天」，主人差不多要和每一個客人一個一個對杯喝下去的。他很小心地學會了這裏的規矩。我的記憶中他真是一個光明愉快的狂士，他曾經堅要告訴我所不懂的最近的重慶政治新聞，又反覆陳述未來的大英帝國的毀滅。當我對他的結婚表示慶賀的時候，他說：「一個人住在香港有四年以上，總是這樣的，不是變成了一個沒有希望的醉漢，定是要結婚了。我是兩樣全備。」

我很快樂，因為他的妻打電話來，請洵美和我在那星期內去參加雞尾酒宴。

孔夫人是一位姣小美麗的太太。她比我矮一些，她有纖弱的手足。她有光潤的皮膚，突出的眼睛，捲得高起的黑髮（因為她不喜歡矮小），一個適當的身材。

我們關於這書談得不多，够了，然而並不多。她告訴我她是不喜歡宣傳的，她准許這一次談話，也是爲了約翰根塞。約翰是我的朋友，我很抱歉他招惹了這樣的憤怒，在中國內幕一書中，她說他把她說差了。約翰從未見過她，所以他怎麼會知道她是怎樣的一個人？在那書中，他把她

形容成一個陰謀破壞的財政家，當她要潑辣地發威的時候，她像一隻雌老虎那樣的在房中踱上踱下。孔夫人講到這裏，她的聲音也顫動了。她說：她的妹妹蔣夫人比她更感受惱怒。正因為我，曾寫信告訴她，我希望寫些關於宋氏姊妹的老實話。她重覆說，老實話，我的意思究竟是不是老實話？

我說是的。我可以允諾很留心各種事實。

「如果我的書寫完以後，在沒有經你照准以前，我決不出版。這可以使你滿意嗎？」

我們進茶點，吃的是美國式蛋糕，然後我們告別了。是預備回家去，深恐我或者說了什麼東西而致功虧一簣，我仍是特別留意。雖然我在極端悲觀之中，自己承認這件事看上去很有希望的。孔夫人沒有正確說過可以，但是她當然也沒有說過不可以。

在我在香港的夏季月份中，我只看見過孔夫人兩次，其餘的接觸都是用書信的。我很忙碌於收集她們父親，宋老先生的資料。他真一個偉大的人物，他的人格正像從他的墳墓中出來而克服了我的一切理想。孫夫人和蔣夫人那裏，我沒有直接聽到過什麼，但是孔夫人對我說我不必因為她的妹妹而妨礙我的預備工作。她說她並且可以幫我的忙，不久以後，我回到上海，從事將怎樣寫我的書的起點。

我們離開香港的時候，我決定於深秋再回香港。我將勾留香港一時，與孔夫人談話而將她家中願意給我看的文件來寫成札記。她們對於這種情報並不吝惜；只是因為幾個月之前，日本人進

兵山西，把孔氏住宅內的幾件最有興趣的文件以及從前的合家照片都散失了，這上面孔夫人對我的幫助當因此種不幸事件而使我受到窒礙。一切有用的照片，我拿到手就去翻印，以免她們或者要改變意思。我又得到一張人名單，都是孔夫人提議叫我到了上海去訪問的。我先得要整理這一部份，然後再到上海的報館的檔卷裏去尋訪關於宋氏歷史的記載，同時將我的房屋安插了，預備一個長期的缺席。

「你儘管在香港安心工作，」孔夫人曾經對我說過。「在這一季裏，假使我的妹妹蔣夫人不像現在那樣忙碌於組織女生訓練學校的時候，也許你可以到重慶去會見她，現在適巧有一個機會，她要到香港來了，我也在勸她來。她必須要醫治她的牙齒，此外並應有一次全部檢驗，自從她上次和端納離開南京在公路汽車中的意外以後，她沒有檢查過。我想你正好遇見她。你要重慶去真太苦了。這是很費錢的旅行而且你到了那邊也不舒適。我真爲孔部長抱歉，居住在重慶從無間斷，努力工作幾無片刻之暇，但是他從無怨色。」她嘆着氣。

「但是我一定要看一看重慶，」我溫和地說，「即使蔣夫人到這裏來看牙醫生。」

她笑了。「你這人太有良心了。重慶除了防空壕以外，沒有什麼好看的。」

她果不失約而爲我進行。她的努力在我回到上海以後證實了。我接到重慶宣傳部長董顯光的電報，董告訴我，如果我一定在下一季初冬相近到重慶訪問蔣夫人的話，我就不能再離開了。這並不是他們急於要我到達重慶，只是董與其部內已受到命令而須負其責任。但無論如何，我能够



見蔣夫人了。這是一個驚人的前進步伐。你簡直可以稱他是蹤跡。

在上海忙於準備，我決定到重慶去過寒冷的冬天。我買了長褲子，絨線衫，還有一件絲棉旗袍使我穿了絕對像一個立方體，假使你能够像想一個東也突出西也突出的立方體。茶對於這件旗袍的製成特別當心，選擇深綠色的衣料與淡紫色的夾裏。

不料事端發生了，頓使我生命的全部模型，我要寫的書，以及急迫的旅行，都成了泡影。歐洲的戰爭開始了。

我們都震驚了。我們都悲哀了，我們開始記得從前另 戰爭，這個戰爭我們滿以為在我們這一代裏是不會再發生的了。或許在我們腦後仍留有這樣的思想，「真正可憎的事情，猛烈的轟炸與廣大的戰爭，決不會移到東方來的。上次我們遠地出征，這次我們也將同樣去出征。我們的英國青年將要聯合了我們一起乘船出去從軍，這都是非常悲哀的，但在中國沒有這會事。我們將要下來加入我們自己的小而近乎滑稽的東方戰爭；這是我們的捐助。」

輪船公司對於航行期保守着秘密，所以我的動身是簡單而並不擁擠。

「至多三個月我就要回來的，」我答應每一個人，「我將在旅居期內把其他的資料完全搜集好了，然後回來把牠寫成。再會吧；我就可看見你們的！」

此後我沒有再看見上海。

x

x

x

x

x

從這時起，我的生活是應按照預算了。我決心要放棄像上海的比較奢侈的生活，所以我到香港是乘的二等艙而住的是二等旅館。價錢便宜的旅館在香港是容易認識的，因為房間都是用木板夾開的，我的旅館當非例外。

有一天我正在疑慮我將在這覽脚旅館裏居住多少日子，忽然有一封從一個中國機關送來的信。那來人說黃太太的票子已經預備好了，要我在下午自己去拿，西方人總也想不到這是什麼理由，為什麼我要用化名乘飛機而旅行。不必問我爲了什麼，因為從來沒有人解釋給我聽過。這很簡單，因為在中國官場裏總是這樣做的，我在寫宋氏三姊妹的書，所以我的旅行經過中英當局特別接洽而應該用一個假名。

除了戰爭與人民以外，重慶沒有別的什麼。除了那班本地的居民，他們等到我們離開以後還是住在重慶以外；要不是自己可以在那裏另外建造一個天地，那就非得要住在那木板的房屋內。如果你要建造一個天地，那你又非得要熟悉當地的居民。

第一個晚上，董顯光部下的幾個職員請我到上海飯店去。坦第衛愛脫也在座。坦第對於中國不大熟悉，因為他有許多哈佛的中國朋友，所以美國泰晤士雜誌派他來充當記者，他年紀很輕而腦筋也很簡單。在座還有一位上海的老朋友馬炳和，他是一個愛爾蘭原藉的中國人，他和坦第兩人因討論中國古籍文而很是投機，那天夜裏，他爲了我的情面肯用英語談話。

這是一個奇小的集會，我們都坐在飯店的樓上房間內，一所板屋的板房裏，我們簡直不敢重

重地用腳在地板踐踏，我們都因寒冷而戰抖着，所以喝了許多熱的黃酒，結果我們的笑聲很高，就是沈默的馬炳和也是不免。飯店的老板，他也是像許多重慶的居民一樣從別處逃難而來的，上樓了從板門口張望我們。飯後我們大家挽臂在泥地中回家，其時月色皓潔，在不是蟲炸的季節裏照耀得路上很够光明了。這是非常高興而愉快的，但我仍覺得憂愁，我很想家。

一天下午，那出名的端納寄給我一封信，他是新聞界都認為皇座背後的權威者的。我自己代他取的敬重他的名字叫華威克第二。我們稱呼他這個名字的一班人，都可以被他玩弄於股掌之上，因為我們都願意接受他所希望對於我們的印象。他下午要見我，問我有沒有空閑，又問我有沒有預備。

我們到蔣公館隔壁的端納住宅裏吃茶點，端納是只配生在澳洲的，他是熱心，誠實，而毫無虛假的。如果他是錯了，有時當然免不掉要錯，他完全不去介意的。試把他來分析一下，我心中就想到一句話：端納是一個真正的民主黨人，他從來沒有和他人胡言亂道，因為他沒有想到過人家的智慧，他對於上至要人下至苦力，不論東方人或是西方人，說話很是爽直，因為他覺得對於任何人一種言語是儘够的了。他和別人的不同，就在誠實的一點上。他對於不誠實是反對的。或者這就是蔣夫人請他做顧問這麼久的原因，他們兩個人在這一點上都是相同的。

這次回去，我的心境比較快樂一些了。我已經忘記想家了。端納已經答應在一天早晨可以見蔣夫人。

大約有二十篇以上關於訪問蔣夫人的特寫，我都看過，所以並不覺得生疏，在我的書中已說起一些。她是慣常與著作家會見的，所以她立刻使我很覺安心；我們正像老朋友一般在談天，忽然她的丈夫走進房間來了。他沒有人關照過她在會客，所以他因為穿了拖鞋而覺得很尷尬。我就立起來，即使他穿着拖鞋，我覺得這位委員長常能這樣感動我；當他進來的時候我發現我自己立正的姿勢。他的妻子把我們介紹了，他鞠着躬就走出房間。

「好好」，他說，正在蔣夫人把我用中文解釋給他聽的時候。「好，好，好，好。」他另外鞠躬而把門關了。他剛才說的「好好好」的意思，是任何客套裏都可以用的一句話，蔣夫人笑着說：「他沒有裝上假牙齒。請坐，項小姐。」

我回到旅館覺得對於這本書很是興奮。我們彼此已有清楚的諒解。蔣夫人並不反對這本書的意思。這裏我要說明的，雖然我與蔣夫人尚無深切的認識，我在本書中將不用將她夫人的尊稱而稱她叫美齡了。她提議過幾次到四川鄉村的旅行，去參觀她辦的女學校，考察一個改良農場等等。我回想我當時帶來的長靴和大衣都很有用處的。我一定要在重慶過耶穌聖誕，別人也同樣地明白想我要在那裏過節，因為在我回來的時候，我房間裏有兩張請柬。我願意在聖誕日廣播時幫忙嗎？我願意去看夫人在陣亡將士孤兒院裏贈送禮物嗎？我願意參加聖誕夜在旅館中舉行的宴會嗎？

重慶那名字在我心目中是什麼？空襲。橘子。太好而重辣椒的四川菜，也許在寒冷潮溼，泥

溼滿路的日常生活中把滿身的血液也可以暖熱起來。空氣是潮溼得要沾衣履。木板或是舊料做的房屋又溼又冷。我記得我們曾經騎馬到郊外在陰涼的池水中游泳，回來以後皮膚被陽光灼紅了，但這種氣候是少有的例外。然而重慶是鮮花盛開的地方。你終年可在你花園裏圍着玫瑰花。我描寫這個石頭的城市未免酷刻，但我很喜歡重慶。在洋人的集團中，我喜歡這樣的城市認為是沽名釣譽的。我想我喜歡他，只因爲裏面，充滿着中國人。

x

x

x

x

x

外國寄來的信沒有定時，尤其是我的信。因爲世界各處的郵遞遲延，我在美國的家繼續了好久儘是寫信到上海去，所以冷靜了常遠。從上海屋內來了一大堆我已經接到的信，上面蓋着一張洵美所寫的便條。我已經很久居住在凜烈而不舒服的四川。所以這許多來信都像給我一個霹靂。洵美仍是那樣的壞脾氣，從寄一封信到再寄第二封總是要隔開許多的時間，結果使我對他非常惱怒。

最先從他來信裏可以看得出，他已忘記爲什麼我要到重慶來的。在上海他是我所切望的合作者。沒有他，我決不能與宋氏姊妹接近。後來他也很熱心代我收集材料，尋找各種熟悉宋氏家世的人，使我在做傳記的時候得到新鮮的資料。直到我準備東裝啓程那一次重要的旅行，他也幫助我很多。我真失望他不肯和我同來。

「這是很費錢的」，他和我爭論着，「我想你也不會去得很久的。假使我住在這裏，我想你

更不會譏我很久了。」

記憶到這幾句話正像很清楚地在我耳朵裏，洵美現在所抱的態度是太不該應的，他說我是遠在首都裏享樂的人，跳舞飲酒以及縱情作樂，而他則孤單寂寞困守在家。他從來沒有提起這本書的事，他的信正像長輩在責備小輩的樣子。洵美是非常的傷心，他要知道我為什麼不急急趕回上海。在四川的山中究竟有什麼動人的東西。在聖誕夜，他曾經做過一個可怕的夢。最後他尋到我這真心的愛人，這是毫無疑義的，我已沈溺於並非爲了他的益處的世界裏，我已忘記上海的一切以及我的中國家庭。

「我聽得人家又在非議你」他很暗藏地說。這是一句我懂的老生常談。但這句話使我有些痛心。我自己覺得是不同而很有些英雄氣概。我想我是一個男性的婦人，正在爲可怕的不平而細心砌造我的前程。

我留一部份錢在上海，預算可以抵我的家用還留一部份給洵美，因爲洵美常有不能預算的用途的；但是現在這一些是不夠了。最重要的，他對於我的另外兩只小猴子沒有照我的話做。那鳥行答應我有一對小猴子，當我離開的時候還沒有送來。現在，洵美理應根據我的話去調查一下爲什麼不送來，但是他沒有服從我。我曾經與鳥行談妥一個價目。然而洵美以爲我談妥的價目太貴，他正在設法削價。

在那個時期內，我給差誤的觀念所控制了，認爲這全世界的人都在要我的猴子。我有幾次可

怕的幻景，有一羣人爬到洵美的背後，把那兩只猴子從他的懷抱中搶了去。我不必憂慮的，我現在才明白，因為我已略知處置猴子的經驗了，但在那個時期內我沒有這樣聰明。我在旅館裏逢人便告訴他們我的猴子的事。我怨恨洵美。我連發五個電報，每天一個：

「猴即購。」

「勿論價，購猴。」

「購猴立辦。」

「猴已購否？」

「函悉未言猴事已購否？」

最後來了一個回電，措詞很是殘忍：

「猴購。」

沒有再比這事使我發瘋的了。這人說的什麼話？最後他已買了呢？我深恐還是在洵美去買之前給別人買了呢？隔了幾個星期才接到適當的回音，沒有接到之前我真發火。都已買到了，而且把後面的臥室因玩耍而弄壞了，但我完全沒有知道。

三月底的某一天我感覺我的日常工作次序發生了顛簸。端納打電話告訴我他要離開重慶了。在他出門遠行之前，我不得不去敷衍他一下，最後我引誘出一個情報，蔣夫人也要離開了。任何人都是顛倒說的——夫人要出門去所以端納也去——但其實不然的。數月以來，她不時有人提

醒她，她姊姊要她到香港去一遭，她已一再擱置下來了。如果不是她的一羣女學生因畢業而需要她去演講，這也使她猶豫的、正當戰爭慘烈而前方將士耐苦用命之際，她也沒有權利離開的。倒是因爲她的牙齒而決定的。

「對於我，這是一個討厭的消息，」我很強橫地說。「我到了此地，她又要出門而與我作對。現在我將怎樣做下去呢？」

「沒有人可以阻止你抄襲我的方法。」端納很歡樂地說，「據說一架普通的民航機，與夫人的飛機大約同時離開的還有一個位子。」

「是嗎？」

「是的，」他說。「你可以明白，我沒有忘記你。但你切勿對任何人說起，當夫人乘機旅行，每次都有許多非正式的影響的、現在你去準備行裝吧！」

x

x

x

x

x

回到香港以後，想起了從前的種種事情，我很系念洵美。在沒有結束宋氏姊妹團圓以前，我不敢去逼迫他來，也不願太早回到上海去。假使當時有長途電話通到上海去的話，那這本書的結構將從此完全不同。這時我得洵美的唯一的消息就是他寄來的內容豐富的一封信。一共有緊密繕打的五頁信紙，他曾出了一身大汗。他在他的分析內說得很誠實，他承認他是懶惰、自私，馬虎，而且很妒忌我的工作。我一邊看着，一邊覺得我的心中也漸漸地舒適起來。正像一塊



在火上慢慢地烘着的蛋糕。看到最後一頁，他在信下面再加一段附錄：

「假使你要知道這封信爲了什麼這樣寫的，因爲我在看一本書叫「處世教育」。」

日本人真可惡，他們不准我把在中國的許多洵美寫給我的舊信帶回國來。這許多信都是洵美的優點與弱點的描寫。我看完了這最後的一頁，我很不悅地嘖咕了一會，因爲當時沒有一個人會同情我，因爲我不能改造洵美，因爲知道我不能不能再和邵氏門中的人再混纏下去。這是在我的權能以外的，我們各人分別站立在一條波浪洶湧的河流的對岸，我對鏡照看我自己而有這樣的感覺，但仍是……

「我一定要回去和他當面解決。」我這樣決定了，「有許多事情應該要調整的；我們關於那印刷廠的事情也非得要清理一下。我必須要向洵美作一次私人的解釋。他對於這種事情從來滿不在乎的；他對於任何事的結果如何也滿不在乎的。這是我的損失，不是他的。」

五年以前，我已決心在中國選擇我的生活的地方以及葬地。爲什麼我現在反而都要取消，把我所建造的大廈完全毀損，而從新又要飄泊在道路中呢？我也並不正確地知道。我以前從來沒有一處地方居留得那麼長久，當初認爲親切的日常生活是很新鮮地在開始，而現在覺得不再親切有味了。經過了這麼許多時日，也並不感到能吸引我。

「我是否永遠將這樣幹下去嗎？」我問我自己，漸漸覺得害怕起來。

仍在香港的相熟的朋友，只有鮑克守和他的妻子歐素拉。我打了一個電話給歐素拉。

「我們一定要請你來吃飯」，她說得聲音很高。「你能一個人來嗎——這……這次你到香港有人和你同來嗎？」

「這次是單身來的，」我很喜悅地說。在她的回答裏可以聽得出她很是放心。

「那好極了。你想星期四好嗎？」

鮑克守夫婦的宴席上我遇見阿爾夫。阿爾夫是一個英國皇家空軍的軍官，立刻我感覺他是從容不迫的有趣，而又有很聰明的吸引人家的魔力，他的鬚鬚是兩頭捲起的，正像 *Clarene Day* 所著的戲劇「父親」的鬚鬚，他有高血壓而說話的聲音咆哮，他且呼且飲，他也懂做詩，他想像他是一個漂亮的人物，他的確是的。漂亮大方，每個人都認識他，婦女們都渴念他，但有一些怕他。

他對於香港以及鮑克守夫婦比較生疏一些，但是却爾斯因為他的有趣的外表和飲酒的海量而對他格外的親熱。「他真是一個可人兒，是不是？」却爾斯在這一晚的安程中儘是問我這句話，阿爾夫已經變成了一個更加極端文明的丑角了。我們大家痛飲着：雞尾酒、吃豐盛的大菜，又飲酒，飯後再飲我們所需要的。

這樣我重新再過香港的生活，而現在在晚上也有許多事情可做了。一天下午却爾斯決定帶我去參加一個鷄尾酒集會，軍部的人員都邀請在內。

來客有海軍軍官們和嫵娜的少女們，穿了華貴的黑衣的歐素拉。阿爾夫坐在一個屋角裏喝醉

了，却爾斯在另一角裏喝醉了。我望着鮑克守，現在是一個少校，當他在邊說邊飲的時候，他的灰白的頭髮比較平常更是凌亂了。在那幾天之中，他拚命的飲酒，當他微醺的時候，他就要講帝國的末日。

「你想對不對，項美麗，此地的白種人都完了。俄國或者不是俄國，我們都完了而我們都不知道。這裏的一切局面正像羅馬在總崩潰以前的狂歡。我們都在幫助着資本主義的死亡痛苦。再來一杯，項美麗。」

我自己直覺地感受到，我吊兒郎當地停留在香港也毫無意義。這不能咒咀他們，因為他們已經很有忍耐心了。他們應該非常地憎恨惱怒，當他們到任何地方就有人急急地跟隨在後面，設法刺探些微的情報，研究他們的品格和他們的歷史。我自己在香港也不大快樂，我感覺若有所失。我去的地方是重慶；也使我失望了，那只有我的可愛的上海。我一定要回上海去。在香港也沒有許多資料要搜集而必須與幾位夫人接洽，我們可以通信的。

我趕快分頭接洽。買了一張下一天啓旋的船票。行李都整理好了。我沒有打電報給洵美，這是故意的。

後來孔夫人請我去會見。

她立刻說：「你不來說聲再會便走了。」

「我想你很忙的。我不敢來驚擾你。」

「今天早上我和邵先生的姨母在一起。她剛正從上海回來。」

「他們都好嗎？」我殷切地問着。

「很好。」我想她是在猶豫着，他的確在猶豫，「你有沒有通知他們你要到上海來了？」她問我。

「事實上我沒有通知。現在通知也沒有用，因為不准說明船名或離埠的日期，我想不必多此一舉了。等到到了上海，再打一個電話好了。」

「你想他們一定都需要你嗎？」孔夫人忽然問我，這句話與我最近自己的想法很近的，我覺得非常的奇怪，她說：「我想你也在這樣猜想。我不是一個算命先生，但是從你的說話之中，我能够知道你心裏在想什麼，我今日和他的姨母也談起的，她很喜歡你。」

「我不要你被中國所利用，」孔夫人接着說，「如果有這樣的事情，邵先生是在利用你——啊，我想邵先生是不會這樣的，但是我很知道中國人的傾向，——結果你要恨我們全體的，是的，我想你一定要恨的，我懂中國也懂美國。你離開中國以後可以沒有怨言，但你要感覺痛苦的。你看對不對？」

我望着孔夫人，她正像「天方夜譚」裏的神祕人物。

「我來告訴你一個祕密，」她很興奮地說，「你不要對任何人說起，我們都要到重慶去了。」

這真是奇怪的一天，我問：「孫夫人也去嗎？」

「孫夫人也去的，我的最小的妹妹要求我們到重慶去，她上次來的時候我們早已談起過的，這次她說我曾經決定要去而應該履行了，你想，她不能久留在香港的，在四川她總是有許多事情待理的，真可憐我們的團聚的期間是那麽短促，此外，我很對不起我的丈夫，我應該去看他，因為他不能到這裏來，孫夫人已經允許了而造成一個真實的家庭團圓，現在講到你了，我想這一次旅行正是你那本書的最好結束。」

「好嗎？這是一個完滿的結束，假使你是爲了我而這樣做的，夫人，那天下的事情真沒有安排得比這樣再好的了。」

洵美此後沒有寫過信給我，也許他寫了以後忘記寄了，但是他會託一位我們兩人都認識的小姐帶來了一個口信，他說他並不爲我而發怒，他希望我很快樂，我是具有中國婦女所有的美德，我想這是一種客套。我竟也想到他的確是真話。

大概在我回重慶之前只有五六天了。我真是坐立不安，就按照我過去的作風，我四面去找朋友以免懸念。

在我動身之前夕，我在鮑克守夫婦的家裏吃夜飯，歐素拉說她立刻要出門到澳洲作一長期旅行，她自從結婚以後，她很有怨色地說，她的身體不大好，她很瘦弱而很疲乏。這是一個長期的旅行……她望着却爾斯，他看着壁爐前面的地毯的花紋，他一句話也不說。

「我恐懼他也要胡調的，」歐素拉接着說，「要是他和阿爾夫混在一起，很容易幹出任何事情來的。」

我說：「如果我在這裏，我願意義務監視他，但我自己要到重慶去了。」

「你以後總要回來的，項美麗。」却爾斯說。「沒有人會永遠居留在重慶的。」

「也許會的，」

「你留意他吧，」歐素拉說。「真的 我不大信任一個女人。」

「好的，」我快樂地說，「我願意的。」

x

x

x

x

x

到重慶以後，孔夫人並沒有放我長久地等待着，在那長途奔波而又交通不便的都市裏，我很快樂我可以很便利和他會見，我只須步行到隔壁就得了。

孫夫人和她同住在孔公館裏：她把這住宅的三樓留給她自己。自從我開始寫這本書以來，這還是第一次看見關於她，這位神話中的人物，排行第三的妹妹，的事情以及聽到她的工作。重慶的青年和左傾份子都歡呼着歡迎她的蒞臨，在這個黨派裏她是被認為一位女神與皇后合併的人物。她設法想避免他們的注意，因為她是謙虛而謹慎，她只准許幾次和幾位從前的忠實的朋友的特約談話，但是謝絕接見許多欽佩她的崇拜者，推說她並不是這個住宅裏的主人，所以很是不便。這三位夫人真是忙得要死。全城的婦女——要人的太太，婦女會的幹事和教師，大學女生，

要人的女公子——都要向宋氏三姊妹表示敬意。公宴之多，指不勝屈，但當三姊妹出行考察工廠醫院等等，我以傳記作家的資格總是偕行，此外還有新聞記者和攝影記者等跟從着，我很快樂看見她們三位在一處的時候。她們的確享受樂趣，當她們三位互相說笑，談着她們在結婚與政治鬥爭以前，在喬治亞學校裏幼年生活，使我情感很是衝動，我這本書的資料愈加多厚而離我結束更遠，我毫不關心。

勾留在熱鬧的重慶足足一個月已使孫夫人厭煩了，大約在五月初旬，她和大姊姊回到和平而恬靜的香港。孔夫人覺得很對不起她的丈夫，因為他從來沒有脫身的假期，只是爲了早已答應慶齡不要把她長留在首都裏，而祇得離開的，在我們最後的會話裏，她對我說：

「你還是留在此地的好，我已改變我的意思，你在此地比在那使你迷亂的香港可以工作得快一些，我的妹妹蔣夫人已允許對於這本書表示合作，因爲現在她可以有空閒的時間了，留在此地寫完你的書：我要你爲你自己而成功。然後建造一個新的生活。」孔夫人這樣說。

五月初旬，很明顯日本人已知道蔣氏的居所，而要加以毀滅。重慶旅館真是不幸，因爲距離其住宅不遠。

蔣夫人遷居到南岸居住，我也跟了去，如果我仍是住是北岸，那我就在那夏季寫畢的書是決不會完成的了。即使在我遷住的地方，有幾天也不能工作。空襲時，有許多還是在警戒警報以後

，等到緊急警報之中所寫成的。這時屋內清靜，幾無人驚擾。我很瘋狂的在打字機上繕打，同時還要舉眼望着天空。

蔣夫人的住宅離我很遠，我可以坐着轎子經過山路與田野去拜望她，有時我這樣去的。她住在一座高的小山上，躲藏在樹枝裏的房屋內，這屋子的上面也被樹木隱蔽着，因為天空的一面是最重要而必須隱蔽的，我曾經在晴朗的熱天裏，與夫人一同過着幾個歡樂的下午。

有一個黃昏，我在蔣公館留住了許多時候，平常我早已在這個時間以前離開了。（蔣夫人對於日常生活是嚴格遵守的，但是這一個黃昏她的丈夫回家得晚了，那時候還沒有回來，所以她不願孤獨。）保鏢都不是最好的同伴，轎夫都認識他們是往那裏走的，所以我們不必顧慮。我們向蔣宅廚房借了一只燈籠，向蔣夫人說聲再會，就坐着轎子很小心地爬下石級到山腳之下，沿路向前行進。

我不知道我爲什麼嚙嚙這件事情，這簡直沒有價值去記述的。我只不過爲了我自己，要引起那一夜的情緒，假使我可能的話，我很清楚地認識中國，一切她的香氣，聲音和顏色，我是很容易回想我在那裏的熟悉的時間內的情感的。

但是那一夜我坐在轎子中，從蔣夫人家中出來沿着黑暗的路上前行，是一個特殊的時間。我一些也沒有熟悉。這不像是中國，這並不是我。好像我們，轎夫們和我是另一個宇宙裏的新人民。我們在黑暗中沿着一個深奧漆黑的峽谷走過去，這下午的興奮的快樂，我與蔣夫人的談話，



我與蔣夫人兩人讀過的詩句，當我經過田野中晒在我頸上的陽光，我現在帶在轎子背後的鮮花——他們都消失了。我曾經把這許多東西完全記在我的心裏，好像我曾經讀過的一本書，但是都不是真切的了。我的全部生命正像一本我繼續在讀下去的書，那個時間裏，這就是一個證明。第一次，只有這一次，我關閉了我的書而擱置在一旁。我靠坐在轎子中，在蠶夫的踐踏在地上的足拍聲中，搖搖擺擺沿路前行着，同時驚奇着：現在是什麼地方了？

在我們前進着的世界的邊緣上，那邊隱約有一些昏暗的火光。我們再在黑暗中前進，這火光也漸漸強烈起來。我真的已經忘記了我在讀的是什麼書，我現在究竟是誰，要把書來關閉呢。我不去管他。我好奇向前望着，我們逐漸走近這個火光了，然後我們走上了一條路，我們已到了一個鄉村。這時夜已深了，所以沒有人到路上來看我們，我們用力而靜穆地搖曳着經過這黯淡光線的街道。忽然轉向右首，在一座小山的背後，聽見高聲的歌唱。這一定是一部中國有聲電影的音樂，他們在重慶的攝影場中攝製的許多部中之一部。播音機旋得很高，所以聲音很響，把世界都充滿了。中國歌唱的詞句我是不懂的，但是音樂的曲譜我是熟悉的，他們借用了我們的一隻華爾滋曲譜。他們慢慢地很悅耳地唱着。在黑暗中，在羣山的深谷中，音調是怪響而且怪有意義的。突然地一個震驚，並非不快樂的，我重復又翻開我的書本。這或許應有不同了。在山谷的黑暗之中，我或許很可能翻開另外一冊書而顯現一員不同的個人，但是並沒有。我仍舊是項美麗，在黑中夜坐着一頂轎子回家到重慶去。

我彎腰曲背在我的小型打字機的前面，使我的生活遭受不幸而每星期痛苦下去，有一天我拼命地愈打愈快了。我的呼吸也很急促。我正像一個瘋婦在工作着。我寫書要到結束的時候，常是這樣做的。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從事於寫下最後的一句。寫成另外一本書倒並不可怕。而最後，就我們這種悲哀的寫作年齡而言，並沒有什麼了不得的價值。今日之下，了不得的有價值的人倒是那班不著書的人。不，我現在的興奮是因爲四週環境造成的。這本書不但是其他的書，這也是我的生命。這好像非常動人觀聽的，但在文學上是很真實的。爲了這本書，我離開我的家庭，分散我的房屋，戀別了洵美，遺棄了猴子，而過着將近一年毫無安逸的生活。這書的文稿，牽引了我的鼻子，竟有十八個月之久。事實上我已經沒有一個可稱做家的地方——這也爲了這文稿。我的行李，被劫，破碎，發霉，我的財物，滅失，分散——這也是爲了這文稿。我自己，一個不事修飾的婦女，皮鞋也破了，牙齒也惹人注意了——這也是爲了這文稿。

我飛回香港，當夜我和却爾斯一同出去晚膳。我覺得我正站立在世界的頂點。這本書已寫成而寄出去了，我買了兩套新衣服，我租住高羅士打有真正熱水的浴室的房間，這裏不會像重慶那樣的有空襲，所以我的頭髮剪了而又電燙了。各事全備，只有一件很小的事沒有解決。是的，這仍在那裏，在我的頭腦中好像有一根芒刺：我是沒有被解決。現在我回想在我過去幾年中，情感往往能左右我的異樣的決斷；沉溺於許多事情，所走的步伐是我自己不能追跡的，而目的只是使

我自己解決而已。我對於我自己是一個富有經驗的觀察家，我應該承認那天夜裏我是指定要尋快樂的。也許我是的。也許這就是我爲什麼要快樂地談天，貪心地吃飯飲酒，而很高興地望着却爾斯。

我現在要寫到這部自私的歷史的困難部份了。我不願多寫關於却爾斯的事，因爲覺得這是愚蠢的。乘却爾斯不在我的身旁的時候而寫關於他的事情，這是有失公平的。他現在的所在地是不能來管束限制我的，他完全是英國人的作風，他痛恨把他的他自己的情感，或是我的，來公開發表。他尙且不贊成把我所做的詩給人傳觀；他認爲詩是個人的祕密的東西，是自己的而與別人無關的。我當然也不能贊同他的意見。我一有機會，就要把我的詩印刷發表；因爲凡是一件作品已經寫下來了，就不算我自己個人的東西了。無論如何，如果我覺得我犯了重罪，那就是一篇應該講出來的最好的故事。我不能了解却爾斯的態度，他也不能了解我，當他要寫作的時候，他寫的是穩健而不指出人名的歷史；我想我來試用一種折衷的辦法，我只講我自己的事，不想去把他來解釋，也不把他的情感加以抒述。

在五月裏，那時我仍在重慶的山中，英國和日本的政治上的演變已經轉得更壞了，但是外面還沒有知道。却爾斯和幾個專家向香港政府建議先將公務人員的婦孺撤退。英國殖民地地遇到事情棘手了總是這樣做的。香港政府踴躍贊成這個建議，可是他們的辦法更進一步。他們按照上海的英國外交家在一九三七年的方法，命令全部英國婦孺撤退。

這個局勢間接地影響到羅素拉許久的歐素拉身上。他按照預定計劃已到了澳洲，和却爾斯的表親住在一起，但是她不喜歡。她已經在首途返還香港了。當她抵達星加坡，命令已下，撤退工作已在開始。假使當時歐素拉也在香港，她一定毫無疑義也照她許多朋友的方法，設法照常居留。但她已到星加坡，那邊也同樣有撤退的麻煩，歐素拉決定勿再冒險被送回澳洲的險，她趕緊搶到一個機關裏的職位，她可以仍舊居留着等候別的機會而回到却爾斯所在的地方。

一切都不足以解釋爲什麼我的心會屬意於却爾斯的。起先，我倒並不去關心他的已婚問題。他說這婚姻已成過去了。他已決定在幾個月以前已成過去了，爲什麼他的妻子要到澳洲去的時候。他並非因爲沒有經過法律手續而不願離異，他已自己決定了，豈不也一樣的嗎，他們正在函件中爭執這件事情。要是却爾斯是通常的滿意的婚姻，只不過因爲妻子不在而隨便找尋一個外遇的話，我早已遠而避之。我一定不會滿足的。我在開始，就開始以前，就對却爾斯很鄭重的，因爲這是我人生道路上的新的階段。我曾經這樣告訴他。

我租一層房屋在梅路。因爲我不熟悉在這城市裏的日常開支的情形，我想這房屋的租金是很貴的。其實並不貴。

「那廚司我應該付多少錢？」我問却爾斯。

「在梅路」却爾斯說，「你付他三十元。如果再少，就不能僱一個廚司。我有一個人，不知

你要不要。我的意思把我自己原來的西蔥辭退而僱傭這個人，我們軍部裏的人曾經僱傭他而說他的辦事很好，但我已經很慈悲而預備爲我的西蔥另外尋一個機會。你要不要？」

這是很幸運的，因爲我完全的將來，我說我要的。這就是阿金到我這裏來的經過。這是我從來沒有的最僥倖的傭人，但在那時我並不喜歡他。我對於自己在香港過太太的生活的費用時感怨艾。我的性情是喜歡積蓄儲蓄的，過去一年我在內地旅行時我自己很知省儉。我有了錢也不願浪費於不重要的東西。却爾斯則認爲這是當然的風格；在這世界上，人總是要用錢的，我也不願意再去提醒他，大部住居在香港的人類，事實上他們的生活用度都比較減少。這不是緊縮的時期，我必須與却爾斯住得很近，那麼我們可以消磨我們稀有的團聚時間，而不致延擱。

那一年的聖誕節真是放恣極了。却爾斯和我時常請客，也時常被邀參加宴會。聖誕夜我們很快樂地有三個約會，但是我們自己都險些兒忘記了，幸而在整理東西的時候才發現那請柬的。

這一個黃昏的最後的集會是許多年輕的男女的盛宴，漂亮美麗的婦女們，穿着軍服的青年們，充滿着小心翼翼地歡愛的風情，他們都很天真得像孩童一般在作猜字謎的遊戲。現在我記得在那夜愉快的空氣中的半數男子都已經戰死了，那班女子呢，都在斯坦萊集中營排列着，手裏托了杯子，等候着配給稀薄的米粥。有時我好像面孔上被人打了一下。這雖毫無關係的，如果真的會有人打我，我也不會去窮究的。但是這樣的事情，使我想起了正像打一下而覺得昏迷。

這件事使我最最驚愕了。立在阿爾營房的鐵絲網籬後面的却爾斯，我可以決定他是並沒有

被昏迷的。他在未戒備的時候，他時常來告訴我各種事情。有一個下午他散步後到我屋內來。有時他在工作以後如有時間，他一定要換了衣服走上了山頂，再在沒有人看見的時候下山，在路過的時候進來喝一杯啤酒，有一天晚上他說：

「你還是離開此地的好。假使你的小孩生出來了，你不能很快地奔跑了，對不對？」

「爲什麼要奔跑？」

「這個問題就在日本人進來之前的狂瘋的暴徒。我個人相信，如果印度人最先來到，就是中國人也來，我恐怕你的什麼東西都要完了。但這是我自己的意思。」他這樣添一句話，因爲他常是要添一句的，「但當然這完全由你自己去做主好了。」

我很不耐煩地說，「親愛的，全世界都沒有太平的地方。如果我現在就走，我在無論什麼地方都可被捉。讓我們在這裏過一天是一天。我喜歡香港。」

他望着他的啤酒說道：「好，你自己做主好了。」

我很快活地問他：「你有沒有讀過你的書——露藍遜——那是關於英國人，在革命時代屠殺英國婦女以後，英國人對付印度人的事蹟的？他們叫印度人把路上的血漬都舐乾淨的。」

「是的。」却爾斯說，「我讀過的。」

「傑克有沒有告訴你他的工作已做了多少呢？」我在女盥洗室內問薇蘿阿姆斯脫郎。傑克河姆斯脫郎是却爾斯的常年律師，他是在經手辦理他的解決婚姻的事情，而他已經相信我們已有了

小孩了。傑克是配做這種工作的人才，他雖然很喜歡直爽地說話，他從來不向任何人說長道短的。

薇蘿說：「他從來沒有告訴我什麼事情。」她輕撫她的頭髮而在鼻部搽粉。薇蘿有紅色的頭髮，顏色不同的雙眼，一隻藍的一隻棕色的。

「那麼你沒有知道我要生孩子了？」我問她。

薇蘿釘着望我，我的目光中很感興趣。「好傢伙！你現在說出來了，我常在想你讓你自己做的事很令人震驚的。啊，讓我來幫你的忙。你現在有沒有買過什麼東西？」薇蘿已經生過兩個小孩子了。

「沒有，我簡直一些也不懂我應該怎樣辦。」

「我來辦好了。」薇蘿說。「別人都要想我又在希望生孩子了，但那是無關緊要的。不過，這是存在歐素拉心中的一件事。我們在她結婚的日子曾有過一次很可怕的口角——却爾斯有沒有告訴你？」

「我一定要去告訴孔夫人，」我對却爾斯說。「我應該在她自己發覺之前去告訴她，我看還是你去告訴她，她很喜歡你的，我想。」

「我不去。」却爾斯很爽快地說。「我很怕。」

「我也是這樣，我很不懂爲什麼你把這件事看得這樣低微。」

我一直居家不出，直到有一天下午我乘在孔夫人的汽車裏和她一同出去。她每天忙碌她自己的事情，但是有時她覺得很像受監禁一樣，所以她出來散散心，只對車夫說在島上兜兜風，她坐在她深大的汽車中所以沒有人能夠看見她。有時她叫我到她家裏去，這就是其中的一次。這是很難於啓齒的，但是我就告訴了她。

她的反應很是特別，當我牢固地執住了她的手，恐怕她碰我的臉，她竟一言不發，只是向前望着車夫頭部的背面，忽然她吃吃地笑起來了。我放下她的手轉身過來望着她，她笑得像一位小姑娘。

她說：「我的妹妹要和我發怒了。」

然後她溫和地責罵我。她像是一個基督徒和一個守法的婦女那樣責備我。她告訴我有人說我是一個不賢的女子的時候，她總是爲我辯護。

她然後漸漸地深思起來，我就插嘴說：「我想我們還是絕交吧。假使以後還是你的朋友，一些小事情就要使你難堪的。你想對不對？」

不，她並不這麼想。她就不說這些話了，她開始給我醫藥上的指導。有一種湯我一定要多吃的。我必須要培養一種宗教的信仰；她說一個女人不經上帝的幫助是不能有小孩的。（夫人是一個過來之人。）後來我們很細心地討論到却爾斯的妻子是否肯放他過門，直到我們回家的時候。她是非常仁慈的，從此以後，她在空閒的時候，常常送來鼓勵我的信，以及滋補的食物。



忽然我的生活上覺得充滿了許多仁愛的太太們到我家裏來陪我坐着。我猜想不出她們是誰請來的。她們弄得我一刻也沒有單獨的安靜，我覺得對於我反而是一種騷擾。我沒有時間看書，默想，也沒有時間靜聽那樓上的自動鋼琴，或是自己考慮將要發生何種事情。隔了長久我尋出了原因。這是却爾斯做的。他在外面遇到人家說着：「假使你們有空，我希望你能够去望望蜜姬（項美麗的小名）。她在家真感寂寞。我自己不能去陪她，但是我很讚成如果你能够去望她。」

在我們馳往醫院的路，我向却爾斯像一隻喜鵲的啁啾，同時照着醫生告訴我的方法忍耐着痛楚。我睡在醫院裏的床上，許多中國看護少女立刻都成了我的朋友。到了夜裏，痛稍爲停一些了，她們給我吃一片藥後我睡着了。

我只能記憶那事實而不能記憶我的感覺。每天老是一個樣子，一天一天過去，過了五天，直到星期五，孩子還是生不出來。

「在美國，他們早已要動手術了。」醫生說，「雖然我是一個外科醫生，我恨動不必要的手術的。現在我想這是必要了。好不好？」

「爲什麼要問」我說：「當然好的。」

我們必先經過却爾斯的允許。當醫生走出去了，我躺下來回想那醫生說過的話。幾天以前他忽使我奇怪着而對我說：「在我們幫助你之前，我希望你要受到幾天的感覺？」

我望着他說：「你是否以爲我做這件事情預備寫成一部書嗎？」

「是啊！」他說：「這個意思不是也很好嗎？」

X

X

X

X

X

我很清楚地享受這一次手術。這是我的一次理想的經驗：一件事物使你可以看到而不會有什麼感覺。我看見外科醫生的雙手在頭上明亮的燈光之下，拿着閃爍的金屬器械在工作着。有一次我覺得不大舒服，他們給我嗎啡，使我睡着了一二分鐘。但其餘的時間內，我這個人，是只有一個活的頭腦，對於我頸項以下的身體全部斷絕了交通。我的精神很煥發而興奮，也很寧靜。

突然之間，耳旁聽到像暹邏的貓叫一般的兇怒的啼聲，只有幾次，醫生就說了：「這是一個女孩子！」

各人都回頭望着用皮帶繫着而麻醉着的我，再說着，「這是一個女孩子！」

我很客氣地說：「是嗎？」因為看上去她們都很興奮，但在我則正在懷疑我是否喜歡女孩子。然後我問着二人之中的一人，一句免不了的問話：「她平安嗎？」

「很好。很好。」

她們撥動着我的身體，奇怪的是不像我的身體，這樣的笨重而沒有生氣，他們撥我到一隻床車上。我正在思想別樣的事情。

「下次我將要有一個男孩子，」我發表而安慰我自己。

按照應在小孩出生之前辦理的手續逐步做去，歐素拉有回信寄來了，內容並不像初料那麼艱

難。這信在卡絲拉出生兩天以後送到的。歐素拉宣佈她正在呈請離婚，不但因為有許多其他的理由，並且因為却爾斯曾經說過在何情形之下他不願意再和她同居了。歐素拉開始對於星加坡發生愛好，她說，她情願居留在那邊。

星期六，十二月六日，有一日本艦隊向南開行，往印度支那的海岸的。香港義勇隊都動員了。報紙上說羅斯福會直接有電報給廣田，呼籲避免戰禍，在東京的日本人接到了以後，想來一定要報以冷酷的嘲笑。

星期日，在却爾斯的屋裏，我們舉行一個鷄尾酒及晚餐的宴會，但是我們沒有一個人是快樂的。却爾斯的制服，因為他每夜大多坐在無線電機旁邊的緣故，使我們的精神都感沮喪。客人回去大約是半夜裏了。我居留着。早上四點鐘聽着東京的廣播，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消息，五點鐘我一定要回家。卡絲拉在六點鐘必須吃奶。

我正在喂卡絲拉吃奶的時候，電話鈴聲在六點鐘響了。却爾斯關照我，戰事開始了。

你經驗過戰爭，你會知道。如果你沒有，那你不能知道。第一天是小孩的遊戲，但是第二天除了遭空襲以外，我們有灣外進攻的日本軍開過來的以及偷襲逼近這海島的軍艦上的炮彈。

在最早幾天以內，我們沒有一個人會承認事情會弄得這樣糟的。我們起先忍耐地等着，後來有些不耐煩了，等那星加坡開來的飛機把這班舉止鹵莽的矮小害人精都趕出去。沒有飛機來。我們聽到無線電，反而發現日本人在馬來亞倒交了好運。但是無線電是不會說老實話的。他們再廣

播說中國的軍隊都在攻擊日本兵的背後。又說到我們；勇敢的香港要塞。許多要人都送來了稱頌鼓勵的函件，就是英皇也有鼓勵的話。這許多按照計劃而進行的，因為軍事當局確實明瞭而記得香港是不能久守的。我們只須拖延敵人的前進，這就夠了；敵人是確被拖延到三個月而向南進攻的。

別的人能把香港戰爭的故事比我講得好。我看見的，對於各種事端的發生都能追尋其踪跡的，但是關於軍事策略的棋戰，我當時也算是棋子中一隻小卒，對我不感興趣。

九龍，星期三日本兵抵達比他們排定的日期提早了差不多三個星期。皇家蘇格蘭兵是預定抵擋第一道防線的，然而皇家蘇格蘭兵都沒有做。

日本兵在島上登陸是一個公開的祕密。我們山頂的某一處地方能夠看到他們的行動。在黑夜裏飛機已停止轟炸的時候，外貌上十分平靜，我們仍開着無線電機。我們聽到星加坡，威爾斯親王和無畏號沈沒的消息。

倫敦無線電的報告，很快樂地說我們正在作光榮的勝利戰爭，島上的日本兵都已肅清。其實當夜日本兵都移動到淺水灣旅館，我現在不想耗費時間而陳述這件事情。到今天為止，我知道有人已把淺水灣旅館和日本兵的事情寫成了五部書了，我為什麼要畫蛇添足呢？我當時並不在那旅館裏，我在山頂的房屋中戰慄着而在聽收音機。

到二十日的早晨，我聽到却爾斯的消息。他因在淺水灣的路上指揮進攻而受傷的，這一次向敵陣攻擊就是後來出名的「喬生（譯音）山之戰役」。他被送到曼麗皇后國家醫院。他中彈的地

方是在胸與左肩之間。一粒鎗彈很近肺部射入，在背後中部出來，適巧沒有擊中心房。他倒在稻田中流了一夜的血，當他們送他到醫院去的時候，他已神志不清了。他總在說着：「我有一百十二元錢，當心。有人請打一電話給蜜姬。我的皮夾內有錢。通知蜜姬。」在外科病房裏經過一夜的輸血，以及鹽水注射以後，他們決定他可以活的。

我用着各種方法在下午三點鐘到曼麗皇后醫院。電梯已經停止了，我在寬大的大理石級上奔上奔下要尋到却爾斯。第一她們先伴我到這一間病房，然後另一間。

最後我尋到却爾斯了，雖然我起先不認識他，因為他的面色很是蒼白。他睡在一隻軍隊的帆布床上，在一間小而舒適的房間裏。

整天我在震盪焦灼之中，但現在我尋到却爾斯了。我的心安定了。「找到了，」我說。

「蜜姬，」他停了停把舌尖舐着嘴。「我不是要你來。我只要他們來通知你一聲，你怎麼樣到這裏的。」

「我蹣跚地走來的。我能够尋一處地方睡覺嗎？」

「你不能睡在這裏，」他不高興地說。「這是一個醫院，不是旅館。」

我的運氣還好。蘇茜卜德聽到了我們的談話，他忽然立在近邊，她穿了軍醫看護的制服，看上去不認識了，但是態度是同樣莊重的。

「我們就住在近邊，」她說。「你和我一同回家好了，蜜姬。」

蘇茜生長在一個國際家庭裏。她母親，威爾夫人是出生在土耳其的斯坦堡的。我不大明瞭她怎樣會在上海哈爾濱或是香港碰見那法國籍的威爾先生的，她碰見了，他們結婚後生了四個兒女，停留在香港開設一家首飾鋪。威爾夫人因為在遠東很久，到各處學會了日本語，廣東語，法國語，德國語，以及其他本國的語言。威爾先生在亞洲戰爭的時候在家亡故而安葬了，威爾夫人繼續當家。在可愛的鄉野裏，相近曼麗皇后醫院，她有一方土地，建築了兩宅大房屋，依着斜坡，一宅築在一宅的上面。蘇茜，她的女兒，嫁給阿萊克卜德，一位英國約克郡的青年，蘇茜和阿萊克都是我的老朋友。卡絲拉和我，在聖誕節那天聽到了投降消息以後，住到威爾夫人家裏去的。這天我在醫院裏，在却爾斯的旁邊。

「他們都來了，」一個看護的助手忽然說。「日本兵。小畜生。都擠滿了。」

我走過去立在她身旁望下去。這是真的。他們都在空地之內醫院以外的馬路上，看上去都是醜陋的矮子，骯髒而骯穢，禿笑着，忙碌着，他們正在把東西搬進那所醫生和看護住的平屋裏，馬路上充塞了日本的卡車。美麗的鄉村都被日本兵籠罩住了。我最後竟又碰到了。在一九三七年我逃避了他們在南京和南市所投的炸彈以後，逃避了在上海無數次的鞭笞以後，逃避了他們有一年之久而畏縮在重慶以後，我仍被他們擒獲。和卡絲拉在一起，却爾斯則受傷在醫院裏。

以前我看見過日本軍隊的。我看見過在上海的勝利的遊行。我的肚中覺得作嘔，我知道我一定要親身去對付了，我一定開始真正的怕懼。我拿起了我的手提包。

却爾斯望着我走出房門，微笑着。他一定也在怕懼。

我們的房屋裏都是日本兵了。他們佔據了斜坡上面的一宅房屋，三位軍官被推選而住在威爾夫人的會客室裏。威爾夫人東奔西走，講着不純粹但是仍有用處的日語，爭論着，向她的僕人們發號施令，趕快工作得像一座機器。我們沒有空閑來發怒。她好像旋風一般地衝過來把我們推進扶梯背後走到臥室去的房門，使那好色的軍隊看不見我們。她低聲對我們說。這幾個軍人看上去還好，我們應該住在他們看不見的地方。是的，卡綠拉是平安無礙的。

「他們要住幾天呢，」威爾夫人解釋給我們聽。「這倒很好，我可以和他們講話；他們並不太壞。有一個軍官拿了阿爾斯的手表，但他拿出一聽青荳來交換的。」

在這軍人突然侵入了房屋以後，最困難對付的事情之一，就是在上一天阿萊克適巧回到家裏。他曾經和他的軍團埋伏在淺水灣附近山脊中的一間屋子裏。他和一個朋友因恐失去自由，游泳過灣，赤足在石子路上走了幾英里，最後到家。阿萊克一望而知正當從軍年齡，所以合家要設法把他躲藏起來確是非常的痛苦。日本兵只有婦女是他們所要糾纏的，然而他們嚴肅清醒的時候，也不十分惡形的。我們把阿萊克包裹在棉絮以內。而全靠威爾夫人一個人在屋內，像一隻雌獅子那樣踱來踱去，用說話去應付各種她有能力的交涉的事情。在那幾天內，我們的安全確都是她成全我們的。

威爾夫人決定我們應該慶祝一下元旦節，因為她認為使大家快樂也是她不應該疏忽的責任。

每一個都情願幫她做一些事情，所以到八點鐘，餐桌是佈置得十分可愛。我們沒有電，我們燃點了幾枝臘燭。我們將百葉窗都關上了，鎖上了前門，把什麼東西都關起來。

威爾夫人殺了她最後的兩隻鷄。我們預備加了白飯同食，而烹調的香味真是鮮美。阿萊克爲我們每人倒了幾滴的威士忌酒。各樣事情都可算得有過節的快樂的。我和其他的女孩子一樣，穿了睡衣，預備一吃完飯就去睡覺的。這裏我應該提起的，那天早晨，我的日本客人都已經去了，我們覺得也非常放心的。上面的一宅屋屋，日本兵雖然走了，我們認爲很是污穢而不想搬進去，我們想還是住在我們自己原來的房屋內的好。我們的主意都差了。

卡綠拉熟睡在樓上的穿堂裏暫作床用的一隻活背椅子上了。僕們都在廚房內幫廚司的忙，有幾個人乘便唱着一隻英國歌曲，我們都跟着也唱：

「英國人是決不，決不，決不會做奴隸的。」

在那時候，一羣人衝進了廚房，把僕人都關起來，把我們束縛起來。

x

x

x

x

這是很難去形容這一幕傳奇劇的事端。無論如何，我來寫下來。我不喜歡用驚嘆的符號，但是有人講到這種事情好像是少不了的。我們想當然進來的，是日本兵，因爲起先進來的幾個都穿了制服，那麼我們照理應該這麼想的。我注意着其餘的人並沒有穿制服。他們都是中國的流氓，威爾夫人對他們說日本話，他們都不懂。其中的一個舉止暴躁的領袖，當她說廣東話以後，他才



能作答，我們大家都認清他們都是兵營中的隨從，也許是臺灣人，他們偷穿了衣服和私帶了武器。

他們有武器的，那也罷了。但是兩個人帶了步鎗而那領袖拿了一枝手鎗，在他說話的時候，贈點我們這許多人。訪問的目的大概是有備大筆金錢，他相信威爾夫人已隱藏在這一塊基地的某一處所，她否認也是無效。他不相信她，（我也不相信）。

我在講這故事的時候，我現在想分開來說。這離開我現在寫作時與那時的情景已有幾萬里的距離，而已在兩年之後了。我記得我是非常的恐怖。我記得我們的形狀都很狼狽。恐怖可以使人非常的悲哀。阿萊克被他們綁縛得又痛又緊，他的面部也紫沒了使他不能喊痛。他們並沒有綁縛我和蘇茜，然而這個也非常的可怕。我曾經空洞地在說強姦的事情，現在我想輪到我自己的時間已經到了，我是怕懼極了，所以我這人也變得軟了。這時卡絲拉在樓上哭起來了，我開始要上去陪她，他們怒吼着叫我坐定。我就昏倒了。

這是可以做的一件很好而有用的事，你也許要譏諷着說。我所能知道的，我真沒有辦法，也許在同樣的環境之下，我再也不能知道的。聽得了一種像急流的水聲以後，我覺得桌子上的銀器碰在我的額角上，我又聽到一種呻吟，喘息，嗚咽的聲音，我立刻再知覺這是我自己。沒有發生什麼事情，時間也並不長久。那領袖仍在向威爾夫人高聲呼喝，她仍說在這屋子裏，沒有什麼錢

然後他們鬆了她的綁，帶她到樓上去開保險箱而果然尋到了一隻。留了六個人把我們看管着。我們聽見他們的脚步声，聽見他們的說話聲。又聽有人被掌頰的聲音——這是威爾夫人。

最後他們把威爾夫人帶下來，再行綁縛了，他們自己在這房屋裏去尋求他們要劫掠的東西。他們尋了很久很久。他們在這房子裏前後共有兩小時。他們跨進餐室再向威爾夫人咆哮，恐嚇她要鞭打她，但最後他們都去了，他們演說了一番，說我們在十分鐘以內不准移動，但當他們的脚步声在黑暗中聽不到了的時候，我們都在彼此做着解綁的工作。

我現在都知道，斯坦萊，在島的另一面的一個半島，已被選定而預備作為英美居民的拘留營的。蘇茜的妹妹蘇菲亞，她要設法把我不關到斯坦萊去。在我這溫良柔順的心境裏，我從來沒想到過這樣一件事。我想我也必須到斯坦萊去而已。

蘇茜走到醫院的陽台的外面，用臂鉤住了我，說道：「母親說的，設法不要進去。她很歡喜你。她說她願意當心你和卡綠拉。你有沒有辦法？却爾斯能不能向日本人說幾句話？我想他們爲了他一定做得到的，」

我說，「我想他不肯去說，但是我不妨問問他。」我走到却爾斯的面前。我很怕懼去問他。我知道他要發怒的。他果然發怒了。

「無論如何，蜜姬，」他冷淡地說，「我決不試用我的勢力，如果有一些勢力的話，而爲我的家庭得到特別的待遇。不要滑稽吧！」

「假使我拘留起來，我不能再看見你了。」

「你也許不會。我也將擲嚙入獄了呢。」

「現在還不會。你太衰弱了。如果我帶了卡綠拉，她一定要死的，却爾斯。」

「他們理應爲婦孺而安排特別的辦法，」他說。

「他們決不會照理去做這種事情的。我不來騷擾你了，但是真要命……我將死在監牢之內你知道嗎？我不能忍受的，我不能忍受的。」

「那麼你預備怎樣進行呢，蜜姬？」他忽而溫和地問着。

「我仍不知道，但你放心好了。我決不把你牽涉在內，決不損害你和你的軍事上的榮譽。」我把我的談話告訴了威爾全家。他一家中意志最堅決的蘇菲亞，她咬了嘴唇，用心地爲我想一個辦法。

「你能不能聲明你不是一個美國人呢？我的意思是，德國人或別國人，他們對於這種事情倒可以接受的。我知道有幾個美國人，他們都——」

「不是德國人，蘇菲亞，那你想我可以算什麼人呢？」

「不，我也說不出來……再想想有沒有別的辦法？」

頃刻之間，忽然來了一條耀眼的金光。「我曾經有過一個中國的丈夫……」

蘇菲亞也沒有時間表示驚奇。她攥住了我的手，拉我奔下石級，出了前花園的蔭綠的庭院，

到一個日本的軍醫的跟前，他立着正和一個非軍職的人在談話。

蘇菲亞向這個人談了幾句話，這個人在上一天曾經對於她的護照幫過忙的。她說她的朋友是嫁給一個中國人的，她直到目前剛才明白這樣一個事實可以避免拘禁的。她的朋友是醫院裏的一個病人，現在因爲在街上行走都要有通行證的，她沒有方法可以到城市裏去。假使這位軍醫能給她一個友誼上的允許，寫一張通行證給她，那末兵士們就不會拘捕她的朋友，她可以走到外交部去調整這件事情。

這位矮小的軍醫很感興趣地望着我，「中國丈夫，噯？」

我沈下我的眼睛說，「是的」。

他細細地看着我。他的眼中流露着熱忱。他很愉快一個美國女子會嫁給一個東方人。這一點使他對於我們兩個人更加客氣。

「有幾個孩子？」軍醫問我。

我裝腔作勢地佯笑着。因爲我不能實在把他解釋的，所以我只說：「一個。」

「沙笛斯格。」他對我笑了笑。他拿出一張名片。在上面寫了幾個字，蓋了他的印，就交給我。

我回到却爾斯的身邊把名片授給他；我雖然不識日本字，他能够讀的。  
却爾斯倒在枕頭上望着我，再望着我。

「天哪，」最後他說，「你想你有了這張東西就可以逃避了嗎？」

「假使可以的話，」我說，「這是洵美從來沒有的爲了我所做的一件最好的事了。」  
靜寂了很久。

「你應該和你自家人居住在一處的，你知道嗎，」他後來又說了。

「英國人都不是我的自家人。我覺得和中國人住在一起更多家庭的樂趣，」我說。

x

x

x

x

x

我們看見在醫院下面的路上有被日本人所持有的許多卡車中的二輛卡車，車上裝滿了許多正在送進斯坦萊的英美人，駛過的時候，他們勇敢地揮着手。然後有一輛特別的軍車開來尋却爾斯，他就被他們帶走了，我想大概是送進鮑文醫院裏去的，這是仍舊作爲我們傷兵所居的，從前是英國將士的駐守所。

當我回到梅路的房子，立在門口，我有一個混亂的印象，有一羣人都在向外望着我。然後我看清楚立在前面的是一個美麗而細長的身材，她穿了休息時所穿的衣服，長髮垂在背上。她的眼睛大而可怕。在她背後，有兩個老年人，一個女子，幾個中國僕人，和兩個小孩子……

「這是項小姐。」細長的女子說，「她回來了。」

這是愛琳芬達，雖然我記不起她，她好像認識我的。我說，「我們也住得下嗎？」這樣一句蠢語，因爲我想他們比我更是膽怯。如果可以，「我今夜想睡在這裏。」我急忙加一句。

「好……這是你的房屋，」愛琳說。當時我們就走進會客室裏坐下來。我覺得我的蠢笑忽而停住了。

兩位女子的母親，這位老太太正扭轉她的雙手而在飲泣。

「我也許隨時要被拘禁的，」我說。「所以我也決不會驚擾你們的，即使我仍可自由，我希望你們也住在這裏。我很害怕我單獨住在這裏。請住在這裏吧。」

下一天，我將名片當面送給日本領事木村。木村是我在珍珠港事件以前所認識的日本人中的一個。有一次他曾經和却爾斯和我一同在東京飯店吃飯，飯後，飲着威士忌酒而很快樂，他在塔眠上赤了腳單獨跳舞給我們看。他和我二人同唱從前的美國校歌。我很奇怪現在他將怎樣招待我。

木村是很窘迫而願意幫助我，但是他很膽小。他看了那名片很是疑惑。「是誰給你的？」他問我。雖然辦公處內沒有別人，他把背調抑抵着說：「鮑克守好嗎？我聽說——」

我是做得非常的恭敬。怎樣可以鞠躬跪拜在木村的面前呢？因為他是常常用美國俚語說話而曾經和我喝過酒的。我不能假裝正經。

「鮑克守好一些了。」我說，「我想他已被送到鮑文醫院去了。你是不是准許去訪問他的，你想可以嗎？」

「也許在以後。這軍隊裏：很困難的，你知道的。抱歉。抱歉鮑克守受傷了。現在這一張通

行證。裏邊說你有一個中國丈夫。我沒有知道過，項小姐。這表示……很有趣的可能的事情。」

「他現在上海，」我說。

「你沒有離過婚嗎？」

「沒有。我要不要拘禁起來？」

「不會的，」木村有信任心地很迅速回答。「不，你不會拘禁的。我應當知道的；這條新法律是我自己訂定的。」

一件過去的事情我想到了，所以我再試一試而使我的政治的榮譽得救。「木村先生，你道我是一個美國人。任何人都知道。我有一張美國的護照，你也知道的。」

「我知道的。」

「按照美國法律，這婚姻不能把我算中國人的。」

「按照日本法律，」他說，「可以的。」

「你知道那是鮑克守的孩子，你知道嗎？」

「當然。你的——哇——私生活不能變更法律的。你不會被拘禁了，項小姐。其實，你是不能拘禁的，我們正在把拘禁營中的中國人都驅逐出來。」

躊躇了一會，我離開他的簽公處。我現在有另外一張卡片，更是清潔而有許多紅色的圖章。

x

x

x

x

x

他們把醫院的大門關上不許我們進出，他們說是市上流行着虎疫，其實則不然。我每日的生活過程中忽然撤退了却爾斯使我不能相見，真使我格外的煩惱。一個月以來，事情比着後來的情形還不算壞。我們仍是准許帶了包裹走上斜坡而走進房屋，只是在防衛森嚴之下，我們須排着隊伍而被監視着經過。我們不准談話，有時我們也想法輕語或是偷塞一張便條彼此談話，雖然我的秉性忠實的却爾斯是不贊成做這種事情，而深恐有損他的尊嚴。有一個低級的警衛軍官是很客氣的，有一次我請他准許卡絲拉去見她的爸爸，他非官方地為我很費心地佈置一切。

另外又發生了一件事：我帶了孩子和包裹到辦公處去，我們總是很恭敬很規矩地由他們吩咐後坐下來，然後把東西拿出來。這個軍曹詳究各樣的東西，把家庭所製的食物，以及他認為奢侈的東西——例如過多的朱古力醬是那拘禁者是很渴望着的，都退了出來，不許送進去。我們所買的每一件東西，都是裝在封口的聽子或瓶子裏的，以免受到私帶信件的危險。然而這便有兩重困難，封口的聽頭食物既費錢而又缺貨，而且又不能有可口的東西。但是無論如何，那還是枝葉茂盛的時期，因為軍官都和善，因為我們都蒙優禮相待。有一部份原因，那時候我們去的人數不多，大約最多不過十二人。那慈悲為懷的軍官，除非他做了過度的工作，才會變得無情，但是這班人都不會工作過度的。

所以我和卡絲拉坐在那裏，心中在奇怪着那軍曹到底做些什麼事出來。立刻他發覺一張單子的一個英文字使他難於譯解。然後他告訴他的隨從去叫一個翻譯——這人就是鮑克守。却爾斯進



來了，沒有向我看，他照了軍曹的命令坐下來而開始工作。這時候卡綠拉哭起來了。假使卡綠拉不哭，那軍曹預備怎樣做，是一個疑問；但是她果然哭了。她哭着哭着，直等到那軍曹說：

「領到隔壁的辦公處去，喂她一些乳。」我想對他說她已斷乳而也不是吃飯的時候，我就走到隔壁去。一分鐘以後却爾斯單獨進來了。

我們差不多有一小時的會面，雖然有時有別的俘虜衝進來，說了一聲，「啊——抱歉，」重復又衝出去。卡綠拉最後睡着了，面部合撲在我的臂上。這是我們最後一次的美妙而長時間的談話。我們談起了許多事情。

另外一個緊急關頭來了。珍珠港事件以前，我經却爾斯介紹而最相熟的日本人（他曾和我們聚餐三次）就是年青的領事小田。像許多領事人員一般，他至少有一年在美國讀書，英語也說得很流利，對於我們的印象，他比他大部部俗的同國人好得多。小田在戰事以前從香港調往他處的。現在我們在報上看到，他回來接任一個新的職務，他是外交部的主任。

有一天，他打電話給我。「項小姐嗎？我想你一定記得我的。我和鮑克守一同會見你的。我是小田。」

「我聽說你已回到這裏來了。」

「我聽到你也在這裏，」他說得很乾脆。「項小姐，你是什麼國籍？」

我想就是這件事了。也許我仍舊須經過那全權的憲兵的檢查是否及格……

「中國的——現在，」我說。

「你說中國的——現在是什麼意思？」他很嚴正地問我。

我覺得要絕望了，就說：「小田先生，你懂我的意思的，我是美國人，但在戰後我——啊，我有這一個婚姻，而且——」

「那沒有關係。我打電話給你，因為現在有一個計劃要遣送幾個美國人回國去，」小田說。

「啊？」

「是的。這次交換的人都是外交家，領事館人員和新聞界。你的名字也在裏面。我沒有知道你是一個記者。」

「啊是的，我是的。」

「那好了，你可以回國了，項小姐：恭喜你。如果你先前沒有像其他美國人一般進過斯坦萊恐怕對於你的國籍也許要生問題的。所以我提議你現在進斯坦萊去，那你可以首途赴美了。」他的語氣很是快樂的樣子。

「你的意思我一定要到斯坦萊去嗎？」

「如果你情願遣送回國，那當然。」

「但是我不願遣送回國，我可以不進斯坦萊嗎？」

「爲什麼——唉——是的，我想是對的。」小田覺得奇怪。

「那麼我不要被遣送回國，」我直截地說。

x

x

x

x

x

遠東紅十字會的負責人是一位在上海的瑞士人伊克爾。他到香港來考察正在開始工作的辦公處的，小田請我做陪客和他會面。這個晚宴預定假葛列浦斯舉行，那一個黃昏適遇傾盆雷雨，我像女僕那樣穿了木屐涉水下山，手中攜帶了鞋子。我到達的時候全身都浸透了，衣服也褪了顏色，我出門的時候本來衣衫非常襤褸，現在更像一個癩三。直到我發現在座之中也有一女客之後，我的精神還沒有恢復。我很喜歡這女客。她是美姝葛羅薇，就是當戰前在一個星期六也是假座葛列浦斯舉行宴會中的一位最美麗的上海來的俄國女子。美姝已經找到一個職業，性質好像專管那班要找旅館開房間的女大班。她住在那裏，三餐也在那裏，最後下嫁給這旅館裏的瑞士藉的廚夫長。真像做了一筆賺錢的交易，因為她愛了這個男人，她就得到了一張中立國的護照，直到戰事結束，她可以飽食無憂。我很佩服美姝……但是那天夜裏我心中總有一個念頭，很希望她不致被選而穿上一件絕美的紅薄紗的晚禮服。

小田是許多不尋常的日本人中的會飲酒者之一。他立刻給我喝兩杯麥蒂妮，所以我可以終席維持下去。伊克爾講了許多話，他說了許多關於日本的好話，並且極力揄揚日本人治理上海和香港的方法。他很感佩說起上海的德國人的集團。在說話之中，也許要表示這都是外交的辭令，他的心裏還是很光明的，他不時向我霎眼。我恨他的應變。

我恨他的應變，我飲酒飲得很快來忘記他。自從珍珠港事件之前到現今，我已好久沒飲過多量的酒，我已經失去了訣巧，並且我好久已感覺營養不足。我們吃飯的時候喝了許多酒，小田很懂怎樣預備一桌西菜，他自己也會安排。這都是出於國家的公款。

早上醒來有一種可怕的犯罪感覺。我久飲酒以後常是這樣的。但這一次竟大為感動。這樣我覺得我一定立刻要打電話給小田。一定已經發生了可怕的事了。我知道發生的，但我沒有知道是什麼事。強曳我的雙足，穿了我手邊拿到的衣服，我爬山到中立國人住的房子裏去，如果說的話不違禁的，那我可以借用電話的。我打給小田。

「啊！早安！」他說。他的音調很冷淡。

「我相信我忘了謝謝你的宴會，」我設法表示很有精神地說。

「你說過嗎？是的，你說過了，」小田說。說話中常有這樣的敷衍。我吃驚起來。天曉得，出了什麼事了嗎？我除了出去和日本人飲酒以外還做過什麼事呢？恐怕一定出了什麼事了；我的理想開始疑惑起來。

「小田先生，」我不顧一切說着，「我怎樣回家的？我的意思，今天早晨醒來，我是在家裏了，我想中間一定有什麼事情的，有沒有？我的意思——」

「家裏？我送你回家的，」小田說。和早島先生川南先生一同送你的。在我的汽車中。」他停了一停再說：「你掌摑我。」

「什麼？」

「你——掌摑——我。」

「沒有！」

「有的！」這是不是一個笑話。我也不會知道的。這也許有的，但這也許沒有的。和小田在一起，你決不會知道的。

「爲什麼我要掌摑你？」我問他。我心中降服了，我很好奇。

「實在也不懂，」他乾脆地說。「但是我想你也許有一種潛意識的慾望要掌摑一個日本人。」

我下山時清醒了許多，但我對我自己說。「我這許多人之中，我去揀選了這外交部的主任。你不能做得再好了。好，是的，或者可以做得更進一步。這件事如果做在憲兵的身上。」

好像他們最後決定使我們分潤一些安慰，美國兵忽然賜與我們第一次的一線生機，自從日本人佔領以來的第一次。我正與卡絲拉在地板上遊戲，空襲警報響起來了。阿姚，卡絲拉的保母，急忙奔進來叫我。

「太太！飛機來了！」

「不是，」我說，正在把一塊磚頭放在另一塊磚頭的頂上，「這是假的，阿姚，這是演習號

聲。」

「蓬，蓬，」天空中響了；「卡隆，卡隆。」

「掠塔塔，」格格的炮聲。

「演習？」阿姚嘲笑着。搶了卡絲拉奔下扶梯。「這是真的，來呀，太太。」

我們的飛機的第一次空襲。在我的心中，一朵花突然開了。這真是興奮的，快樂的。只有一個孩子會有那樣的天真的歡喜的，然而這不是尋常的時候。我們家居的——僕人們和卡絲拉和我——聚集在地室裏，從前門望出去可以在樹枝中看見對岸的九龍。我們看見幾縷的煙，我們又聽見爆炸的聲音，就此完了。

存心這是一個值得紀念的空襲，這是很失望的。來轟炸的人事實上沒有什麼成就，除了把我們的生命增加一些光明，和已成死灰的希望吹上一片蓬勃的火炎以外。當場這是足夠的了，然而接着發生兩種惡劣的後果。第一受我們注意的，聯合國廣播站立刻發出誇口的報告。中國和美國的飛行師已炸毀了香港電力廠，並已將城中軍事設備盡付一炬，這是不真實的。即使飛機確有成效，我們都看不到一些的痕跡。結果這種廣播對於我們很是不利，因為聯合國在世界各地勝利的廣播，我們的估計都因這許多報告而減低了。

另一個惡劣的結果可把鮑文路的事件證明。空襲警報停了以後，全部可以步行的傷者病者都衝到醫院東首的陽台上。這陽台是在一間病房之外，房裏都是患白喉的病人，患得很沈重，有的

要死了。健旺的人都叢集在柵欄的裏面歡呼着。我不能告訴你怎樣我會知道這個故事，但是我的確知道的。下一天來了一個齋藤大佐，大發虎威之下，要「調查這次事變」。他的調查並不長久。這許多人因為做了這樣的一次表演而犯罪，他決定應該直接負責的是病人中軍職最高的却爾斯。鮑克守，和包衛中校，一個軍醫。齋藤命令會走路的病人排列起來立着，包衛和繆掛着傷臂的却爾斯整隊步行在他們的前面。然後他掌摑却爾斯和包衛。然後他衝進白喉病房，把全部的人，不論病重的或將死的，一個一個掌摑了。

又是一個新鮮的打擊來了。雖然他的臂還沒有復原，却爾斯從醫院釋放了。不管流行病和營養不足，他們又需要醫院裏的房間，他的復原如果可以的話，那也須經過長久和遲慢的步驟的。除了他的臂部，他是很強健了，很足夠和其他的軍官在九龍的阿爾軍營中去工作的。當我在十一月月上旬帶了包裹到醫院裏去的時候，日野軍曹道歉地告訴我。因為他們對於守秘密有荒謬的好，雖然軍士的俘虜營只有一所，日野不肯告訴我却爾斯是到那一個營裏去的。

「他當然是到阿爾去的嗎？」我問。

日野嘆氣說：「我不知道。你須到阿爾去問有沒有鮑克守。我不能告訴你，這是不准許的。軍事秘密！」

我認是對的，同時也不必證實，星期一，阿爾的送包裹日子，我參加了其他婦女，乘了九點鐘的渡船，過灣到大陸上去，在擁擠不堪的一號公共汽車中搶位子，離開日本總兵站約有半

哩之遙下了單，以便步行經過軍營。比較我從前到鮑文路，我現在更可親近却爾斯，這是我發現而我很感快樂的。我們的男人們都等候在花園鉛絲做的圍籬的一角，在守衛的監視之下懶懶地閒蕩着。這班守衛高立在築得高高的守望崗位上，嚴密注視着信號。（俘虜與外面的人做各種的信號都禁止的。）這班男子們所立的地方比我們立的高一些。在鮑文路，却爾斯站立在一個小山的頂上，我的目光已近視了，所以不大滿意。

兩人並行或一人獨行，我們走上前去，經過街道，大約有三百呎的距離。我們不能停止，閒蕩，或須詳細地望着軍營，我們又不能向前走近，因為我們假使犯了一端，守衛就要發怒狂吼，或者有時要加以攻擊。

一個哨兵在路上揮動着他的裝有刺刀的步槍。切望地等待任何破壞規則的人，我們慢慢地胆怯着走上去，男子們苦笑着在我們走過的時候找尋出我們來。却爾斯在籬內常是一步一步並着我走，非到圍籬的盡頭，等到我在角上轉了灣而到總兵站去。

我被白鳥，小田的後任，傳到外交辦事處去。每個人對於白鳥有良好的印象，因為他是彬彬有禮。這是對於每個人的一種愉快的改變，因為我們都在這歹土以內，而他是這裏的主人，使我們不必常時再為他而忐忑不安。

當我第一次遇見白鳥，我也被他迷惑了。他是這樣的文明，這樣的的笑容可掬（不是日本人式的笑容），這樣的高大。他要我領了卡絲拉到他家裏去。他為卡絲拉預備了一樣玩具，我們一同



飲酒，我們一同談天。

「你好像已經是留給我的遺產，蜜姬——我將呼你蜜姬，」他開始說。「我不必告訴你最近的將來我們要過怎樣的奮鬥生活。你們住在這城市都够明白了。憲兵都是猙獰的面目。小田把你放在心上，因為他是鮑克守的老朋友，他覺得他對於鮑克守應盡一些責任。」

「是的，他曾經對我很和善的。」

「是的，香港這地方是不好弄的。在我答應來此任職之前，所以我要考慮得這樣久。小田去年直接到東京去之前，所以要在這裏多等幾個月。但是我來告訴你爲什麼我終於來呢。我在澳洲住過多年，在領事館服務，我在珍珠港事件以後被俘在那邊的集中營裏。」

「他們待你好嗎？」

「啊是的，因爲是外交家的地位。然而嚴格說來，領事並非外交人才。我們在英國的也都被優待，我知道的。所以我對我自己說：如果有一個來此主持的人對於英國人沒有敵意的，那班可憐的斯坦萊內的俘虜不就更好了嗎？我有一些了解英國人的。也許我有一些用處。」

我對於他人道主義的話，報以誠懇的讚揚，他很喜歡我的讚揚。

「還有一件事，」他說時倒給我一滿杯酒。「我有一個姊妹在英國。她的丈夫是英國人。」

「你想她好不好？」

「我希望如此。」他喝掉了半玻璃杯。他的酒量，據我看來，比小田更好。我們常在許多地

方對於日本人估計太低的。

「現在，」他重復說，「講到你了。」

「是的。」

「小田叫我看好晴雨表。如果憲兵對於你一有麻煩，我就把你送進集中營去。你懂嗎？至少在斯坦萊以內，你是我的俘虜而不是他們的。」

「我懂的。但這是可怕極了，白鳥先生；我決不能饒恕我自己，我一切都爲了要保留我的孩子，而現在，假使我最後還是要負責把他送進斯坦萊去——」

「這時機還沒有到，」他切實地說。他立起來，走到窗前，向外望着在一英里以外對面的鮑文路醫院，「如果需要任何事情，你立刻來問我好了。你是我的責任，我的遺產。」

我又謝了他多次，然後我領了卡綠拉回家。

x

x

x

x

x

白鳥又來叫我去，「現在又有兩批遣送回國的船，」他報告着「兩批遣送回國的船，一批是英國人，一批是美國人——」

「啊，那好極了！」

他玩弄着他的鉛筆。我的答覆確係有一些敷衍的，因爲我實在不相信。我已經聽過這故事有五十次了。

「這是實在有的事情，雖然我不知道是在什麼時候。」白鳥堅執着說。「我叫你來問你願意乘那一隻船。」

「我？」

「是的，這一次。」他快樂地說，「你不拒絕了嗎？你是美國人，那當然你領了孩子乘美國船。卡綠拉是英國孩子，她可以乘英國船，那你是母親當然可以伴她一同去，我想英國人可以接受你的。我現在不大詳細，我不知道他們預備裝載多少英國平民，但是我想美國船一定有較多的地位的面你也可以更舒適。你的意思怎樣？」

「但是我仍沒有決定，到底我去不去。」

白鳥先生深深地抽一口氣，他很有耐心地問：「你想你這樣可以算你自己負責而——」

「你能進去看却爾斯嗎？」我忽然問他。

「或許。是的，算是總參謀的朋友，我——」

「你肯嗎？那你可以問却爾斯自己，他要怎樣做。」

「一定。」白鳥兀應着說。「我試一試。這純粹是一件平民的事件，不幸軍人是沒有交換俘虜的，所以在戰爭結束以前，却爾斯是沒有機會回家的。」

「我知道的，我多謝你，白鳥先生。」

這件事我不放在心上了。我決定遣送回國決不會實行的，同時白鳥想這事一定會實現的，我

去與誰爭論呢？

白鳥有一晚來看我說：「我見過鮑克守了。」

「啊，真的嗎？他說些什麼？」

白鳥望着我，他的嘴唇緊閉着。他爲堅強的情感所衝動而這樣操勞。他常是這個樣子，所以我絲毫不顧慮到這一點。他是正像英國人所稱的因情感衝動而不安定的。「他要你去，假使有一隻遺送的船。」他說。

我並不真的奇怪，但是我說：「啊，是他說的？真的嗎？」

「是的。刻下遣送回國的消息又沈寂下來了，」白鳥承認了說，「所以我不能告訴他什麼時候會舉行。但是他對於這有可能的事非常愉快，所以我現在來告訴你，我一定要把你的名字加入那張立刻可能遣送回國的人名單裏去，以便送往東京。這是我今天將要做的事。」

「但我仍沒有決定——」

「你說你一定聽從鮑克守的決定。」

「我曾經說過的。」

「他還對我說過別的事情，」白鳥說，「他告訴我他要和你結婚呢。」

這時他好像非常得意。祕密是揭穿了。所以他的神情是這樣的興奮神祕而又感動。他並不準備我有什麼反響，我當然沒有什麼反響，所以我說：

「啊！他真的這樣說嗎？」

一個奇特的半小時過去了。我想白鳥和我在十倍的時期以內也不能達到更多的諒解的；在他離開我的屋子而砰然關門的時候，當然我們沒有一處地方可以意見相同的。

我在上牀睡覺的時候對我自己說，我是太愚蠢了。我不應該忘記我正和一個日本人在談話。他是外交部的主任，而且是一個有堅定意志的人。我們女性已有幾世紀爲女權而爭鬥，我應該承認而爲尊重女權的地位而拿行爲來表現。同時我應該承認阿爾斯的說話的本意不是這樣的，他如果這樣說，他是在希望他們對我的待遇會因爲我是他的妻子而格外關心，不比露水鴛鴦而可以隨便的。

在以後的幾星期中，我常是長嘆着，他這人是正直極了，他是太正直了。白鳥和我非要吵嘴是不能相見的。

有一天，他冰冷而心有不甘地對我說：「我聽得人家說，你昨夜又和別的男子一同去吃夜飯了嗎？我想你不應該常在公共場所露面的。如果憲兵隊看到你這樣的常來常往，一定要有批評的。事實上已經有所批評了。我常常由他們來問起你，這是很危險的。」

「誠實的話嗎？」我實在有些疑惑。「真的嗎，白鳥先生，你想你一定要爲你的責任而這樣過慮嗎？小田先生的意思並不要你爲我而荒廢許多的時間。他從來不是這樣的，而且我很少看見他這樣做過。同時他很信任我，比你更信任我。」

「現在我是爲了鮑克守而要盡我的責任，」他說時很兇相，「自從我見了鮑克守，我看到了  
一個端正的人，他是何等的正直而又可敬——」

「那好，却爾斯對於我的自由是不干涉的。他從來不干涉的。他鼓勵我有我自己的朋友，白鳥先生，這樣說來，那你怎樣想呢？」我順便緊迫說上去。

「現在的情形是不同了。他要和你結婚了。」

我在回家的路上，在感激，歡笑，和絕望的交織中，自己輕輕咒咀着。

x

x

x

x

x

遣送回國的船果然成爲真實的事而要開來了，已定於九月一日自日本啓旋。

白鳥說：「現在你要和我們分別了。」

「現在看上去是要成爲事實了，白鳥先生。」

「你覺得悲傷嗎？」他問我。

「不。遲早却爾斯不久也可以回去的。我在卡綠拉的面部上，也可以看得出來的。所以我反而很是放心。」

「那你說得好透了，」白鳥說。

我們正有許多事情要忙碌着，所以那免不掉的更改船期的消息使我們非常快樂。第一，我尙未勸請日本人允許我去向却爾斯作一次話別。因爲這是絕對禁止的，白鳥曾經解釋給我聽，有許

多婦女都已同樣的請求而均遭駁斥了。

我堅執着說：「那倒不一定，有幾個到上海去的俄國人向那管理的日本軍官大哭一場，那軍官就答應了。」

「好吧！那你不妨一試。你也去向軍官哭訴，看他怎樣。」白鳥說。

「多謝你，我去試了。」

事情的發生竟適得其反，我未曾向那軍官痛哭，可是那軍官倒向我哭起來了。

我說我的情形是特別的，却爾斯和我恐怕將永遠不能見面，也許他也永遠不能再見他親生的孩子。

軍官哭起來了，然後他告訴我去等在他們的號房裏，讓他考慮一下。他經過二十分鐘的良心上的搏鬥，他呼我的名字，說在開船之前一二天內，他只得破壞了法律（如果我決定那總參謀不會有麻煩的話）。我沒有去告訴別的人，沒有，除了那總參謀。其實我也沒有去向總參謀說過，因為他早已答應我而知道了。倒是與這件事有關係的却爾斯，他確也沒有知道。

那天早上十點鐘，我把卡綠拉穿了一套藍色衣料的衣服和帽子，去等在那監獄的門口。這時却爾斯正在用按摩來醫治他受傷的臂，他們也沒有去告訴他我在外等候着，所以我們都在外枯守了一個半小時，卡綠拉的衣服都摺縐了，我覺得非常的不耐煩。

已經有一年八個月，我們彼此沒有很親近地談話或是相見過。我知道他一定有改變了。我想

我自己也改變了。可是事實上，他並沒有絲毫的改變。最後他進來了，他立正在軍官的後面。當他看見了我，他露齒微笑着。我們很順利地會見了。

我記不得我們講的什麼。這是無關重要的，因為我們實在不能講話。那軍官坐在邊上聽着我們，雖然共有一個半小時，我們差不多沒有講過什麼。這不是我意料的事；我想我心中一定要感覺難受，因為我沒有說我應該說的話而事後覺得抱歉。但是當時並不這樣。我很知足。因為在這種環境之下，我們即使要講，講些什麼呢？

軍官轉身了約有一分鐘時間，我倆彼此草率接了吻。却爾斯應該走開的時間到了。當他們走出去的時候，我聽見那軍官在說：

「可以准許你和她吻別的。」

「已經吻過了，」却爾斯說。

「是嗎？我沒有看見。」

「我告訴你，我已吻了。」

他們走出門口，還在這樣爭論着。適才看見却爾斯怕羞的卡綠拉，現在也露出依依不捨的情緒。「叔叔去了，」她說。

「叔叔？不是叔叔，你這蠢小孩。這是你的爸爸。」

「啊？」她接受我的更改，並無異議。她說：「爸爸去了。」她嗚咽着要哭出來了。



「爸爸去了，」我說。「所以現在，卡綠拉，我們到美國去。」

本社從盟軍處獲得二十四部的所謂「原作者的節本」，都是一九四四年及一九四五年上半年的最銷書，盡印刷的可能，敦請名家撰譯，預定十一月月底以前，出版八部，以後每月八部，茲先將已付印的書於后：

**中國與我** 項美麗著，倉聖譯。來可說是中美文化交流之逸聞。

從重慶到蘇聯 美國名記者史篤演繹公路上及歐戰東線的作戰實情。在本書中有生動風趣的報道，大部是談人所不敢談的。（以上十月份出版）

**勇敢的人們**

歐尼派爾著，桑榆譯。歐尼派爾著，桑榆譯。這

一次大戰中所產生的第一名記者，他所描寫的每一個士兵的日常生活，博得報文學的最高榮譽。他反對戰爭，他頌贊兵士，這是最精彩的遺作。

**您們的孩子與我的** 影星喬埃

陳立，徐濟寬合譯。一闊嘴一喬在幾萬里的前綫表演滑稽，去我尋他的兒子；他經過了太平洋，結果於非洲的及義大利等戰地，這是一本笑聲他的兒子已經殉國……這是一笑聲淚痕的自述。

的，我們的定價是根據物價指數及印刷成本而計算的，所以在十月份出版的，每本定價幣六十元，十一月份出版的，每本七十五元。預約價照原定價八折，預約期以每部書的出版前一天為止，外埠以郵費為憑，預約價照原定價八折，預約期以每部書的出版前一天為止，外埠以郵費外加。

**美利堅無限公司**

全美總商會會長瓊斯發

原著，周清鏗，唐錦康合譯。美國生產潛力究竟如何龐大，如何組織，這本書給你一個滿意的答覆。

**當機立斷**

前美國副國務卿威爾斯

譯。先敘述他在大戰前夕代表維斯福總統與德義英法美等國政府要約談話，然後發表他對戰後國際機構的具體建議。

**綠鯨街頭**

顧芝女士著，陳立譯。這

男人的小說。對於姊妹倆同戀着一個述百獨到的筆觸，故事富有戲劇性，曾得米高梅影片公司首獎。

**在雅典的公寓中**

魏思高著，

是一部實事性的小說，描寫一位德國軍官住在「順民」的寓中的神情變化。從納粹全盛時代以至於德軍退出希臘前日無疑是一幅侵略國的走狗的鏡面。（以上十一月份出版）

中華民國卅四年十月初版

**中國與我**

（全一冊）

項美麗原著

倉聖譯

發行者

復興出版社

上海中央路一〇〇號

電話一五一五五

總經售

新生書報社

上海漢口路四六九號

電話九六四七二

版權所有

A 47  
111.881



5545

\$60